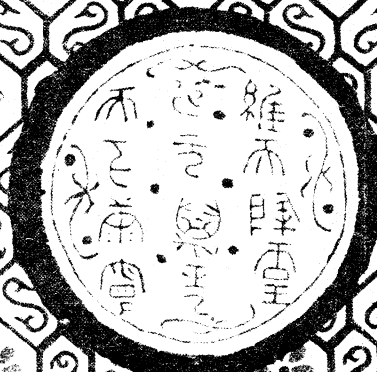


晚明
小品

百濤小書



國學珍本大庫

— 第一集第十種 —

冰華生（江進之）著

雪濤小書

襟霞閣主人重刊

中央書局總經售



雪濤小書前記

「雪濤小書」二卷，余偶得之於中國書店破紙堆中，蓋明版也。此書又名「亘史外紀」，為冰華生所輯。原作者不知何人，在「諧史」中兩及袁郎中，當與中郎同時。又曾宰長邑，為名進士。與袁小修亦為好友。其評詩文說笑話皆有精彩。思想行動，大概是袁中郎馮夢龍一流人物。「詩評」在原書為卷三，「諧史」為卷四，尚有謎語若干則，因為不全，故略之。他日當詳考亘史為何如人，現先付鉛印，以公同好。

續溪章衣萍記

二十四年，十月十二日。

序二

余曩得「雪濤小書」，不知冰華生爲何人。頃據友人轉告，冰華生卽江進之別名。江爲袁宏道好友，曾爲宏道作「敝篋集」序。江進之有「雪濤閣集」十四卷，余未之見。又在「宇宙風」見有凡魚君所作「鄭妥娘尺牘」，云係從冰華生「亘史外篇」所錄出者。查「雪濤小書」又名「亘史外篇」。余所得爲殘本，無鄭妥娘與期蓮生尺牘。今轉錄之。以該尺牘實奇妙絕倫也。

(一)：夜來何竟不來，孤枕夢魂，恍忽如面，遂不能睡，強起獨坐，青燈細雨，風色蕭蕭。因自念我之所以得遇足下者，天也；不意遽然失足下者，亦天也；得失旣不在我，去就之權，必在足下矣。

今夜之月，必勝三五，欲與足下清話，不識能如願否？儻同爾思，卽來爲望。

(二)：如英白：乍聞分別，不由人腸斷心碎，悲苦幾絕，今欲以種種離懷相訴，奈一段苦心，非書寫可盡，諒君必知，既知之，能不爲英腸斷哉！合村小髹香合一串，雖不足奇，乃英自小至今所愛，常不離身，故以贈君，爲他日會合之兆，幸勿輕棄，英拜曰。

(三)：君歸無以相贖，自裁半臂，護君曉寒，遂不覺天明矣。令董小持贈，願勿棄人并棄衣，自忍凍歸也。離愁如亂絲，容面時求解，長歎長歎。

(四)：英與足下，才結新盟，便當分別，好事多磨折耶？分手之日，實望尋一靜處，與足下將種種情懷，種種囑語，舉杯細說。不

意行至碧峰寺，見車馬簇擁，意欲前進，恐伺察者知之，只得入寺；又遇他客先在，卽苦不可言，候多時，足下至，共出玉鵝鬆齋相視，嗚咽共話，未終又卽促飲，與足下舉杯時，英之魂如醉夢，霎時又促去，聽『去罷』一聲，如萬針刺我五內，欲隨不可，欲捨不能，此時此刻，寸寸柔腸，絲絲痛斷。足下別後，又復還席共飲，惟英悲苦難言，見他人冷冷不着疼熱的眼，只得以酒自遣，不覺大醉歸家，成期兒事事完，入房寂寂無聲，淒淒盡是離况，卽無情當此，能不淚流，思昨與足下促膝談心，今忽西東相隔，此夜必難成寐，寧不思及我苦乎！卽此夜思量光景，筆不能盡，况其他乎？念七日見雨不止，做一掃晴娘掛窗上，咒之曰：『帚一舉，掃盡滿空烟雨；見太陽，封汝爲掃晴娘』。

江進之著作，當繼續搜求之。如有所得，定爲刊全集，以餉讀者

二十四年，十二月四日

章衣萍再記

雪齋小書 序二

雪濤小書目錄

詩評

用今	一
求真	三
擬古	四
評唐（七則）	五
詩文才別（二則）	九
詩品	一一
貴真	一二
法古	一三

詩膽	一三
體物	一四
杜聯	一五
秘輕	一六
雌黃（四則）	一六
皇風	一七
巧詠	一九
摘聯	二〇
采逸（十五則）	二一
詩忌	二七

復古	二八
當行	二九
詩識	三〇
詩有實際(十三則)	三〇
宮詞	三六
戎詩	三六
占度(三則)	三七
箕鬼	三九
早慧(三則)	四〇
題詠(二則)	四二
傲揚(三則)	四三
誤猜	四五

怨憤	四六
數奇	四七
配合	四八
尙意	四九
閨秀詩評有序	
崔氏	五〇
陳玉蘭	五一
魚玄機	五一
賦得江邊柳	五二
贈隣女	五二
王韞秀	五二

諫外	五三
廉氏（寫真寄外）	五三
劉采春（囉嘖曲三首）	五四
花蕊夫人	五四
宮詞	五四
檮桃	五五
東綾詩	五五
毛友龍妻	五六
余淑柔（題驛亭）	五六
朱淑真	五七
朱希真	五七
警悟	五七

警世	五八
賈蓬萊（詠蝶）	五八
黃氏（聽琴）	五九
嚴藥	五九
翁客妓	六〇
劉氏	六〇
李氏（巴家富）	六一
元氏（補天花版）	六二
吳人嫁女詞	六二
薛氏	六三
鄭奎妻（四時詞）	六三
惜花春起早	六四

雪濤小書 目錄

愛月夜眠遲	六四
掬水月在手	六五
弄花香滿衣	六五
虞氏（詠菊）	六六
楊用脩妻（寄外）	六六
孟淑卿（春歸）	六七
陳氏（春草）	六七
豫章婦	六八
右共一百二則	
諧史（一百五十三則）	六九

雪濤小書

天都外史冰華生輯
虞山襟霞閣主重校

詩評

用今

詩言志。志者心之所之。卽性情之謂也。而其發揮描寫。不能不資于事物。蓋比興多取諸物。賦則多取諸事。詩人所取事物。或遠而古昔。近而目前。皆足資用。其用物也。如良醫用藥。牛溲馬勃。隨症制宜。不專倚人參茯苓也。其用事也。如善書之人。觀驚蛇而悟筆意。觀舞劍而得草法。不專倚臨帖摹本也。本朝論詩。若李崆峒。李于鱗。世謂其有復古之力。然二公者。固有復古之力。亦有泥古之病。彼謂文非秦漢不讀。詩非漢魏六朝盛唐不看。故事凡出漢以下者。皆不宜

引用噫。何其所見之隘。而過于泥古也耶。夫詩人所引之物。皆在目前。各因其時。不相假借。如雉鳩、螽斯、桑扈、蟋蟀、樛木、桃夭、芣苢、葛藟。是三百篇所用之物也。降而爲離騷。則用芷蕙、荃薹、蘭芳、菊英、蛟龍、鳳凰、文虬、赤螭。曾有一物假借于毛詩乎。又降而爲唐人之詩。則用江梅、岸柳、澗草、林花、乳燕、鳴鳩、羣鴉、獨鶴。曾有一物假借于離騷乎。非不欲假。目到意隨。意到筆隨。自不暇舍見在者。而他求耳。至于引用故事。則凡已往之事。與我意思互相發明者。皆可引用。不分今古。不論久近。蓋天下之事。今日見在。則謂之新。明日看今日。卽謂之故。他不泛引。如杜詩云。龍舟移棹晚。獸錦奪袍新。李詩云。選妓隨雕輦。徵歌出洞房。非二公目見本朝之事耶。居今之世。做今之詩。乃曰漢以上故事方用。此特有見于漢家故事。字眼古雅。遂爲此拘泥之言。其實字眼之古不古。雅不雅。係用之善不善。非係于漢不漢也。怪彼用字之俚俗者。欲盡廢漢以下故事。不看何異。

愛春景者。欣豔桃梅梨李。而棄蓮、菊、芙蓉、山查、水僊。于不觀。曰。化工之妙。盡屬于春也。誰其信之。故吾以爲善作詩者。自漢魏盛唐之外。必遍究中晚。然後可以窮詩之變。必盡目前所見之物。與事。皆能收入篇章。然後可以極詩之妙。若但泥于古而已。卽如作早朝詩。千言萬語。不過將旌旗、宮殿、柳拂、花迎、金闕、玉階、晚鐘、僊仗、左翻右覆。及問之。則曰。不如此。便不盛唐。噫。只因盛唐二字。把見前詩。與見前詩料。一筆勾罷。如此而望詩格之新。豈非却步求前之見也歟。

求真

或問詩必漢魏盛唐。自嚴滄浪已持此論。今之三尺童子能言之。子乃謂研窮中晚。方盡詩家之變。何也。余曰。善論詩者。問其詩之真不真。不問其詩之唐不唐。盛不盛。蓋能爲真詩。則不求唐不求盛。而盛唐自不能外。苟非真詩。縱摘取

盛唐字句。嵌砌點綴。亦只是詩人中一箇竊盜。掬摸漢子。蓋凡爲詩者。或因事。或緣情。或咏物寫景。自有一段當描當畫。見前境界。最要闡發玲瓏。令人讀之。耳目俱新。譬如寫真傳神者。不論其人面好面醜。黑白胖瘦。斜正光麻。只還他寫得酷像。俾其子見之。曰。此真吾父。其弟見之。曰。此真吾兄。若此。則冠服帶履之類。隨時隨便寫之。自不失爲妙手。何也。寫真而逼真也。若面孔阿堵。顴頤一切不像。徒刻畫于服飾間。戴林宗之巾。披王恭之氅。曳鄭賜之履。拄阮宣之杖。事事做做古人。而其形失真。子以爲非父。弟以爲非兄。做影樣看不得。做圖畫看不得。擬古而反博笑世人。于字句間。學盛唐。失却眼前光景。大率類此。如是而希必傳。譬之寫真不像。欲其子孫永遠供奉。斷無此理。故余謂做詩。先求真。不先求唐。蓋謂此而漢魏可推已。

擬古

古樂府古詩。所命題目。如君馬黃雉子班艾。如張自君之出矣等類。皆就其時事。構詞。因以名篇。自然妙絕。而我朝詞人。乃取其題目。各擬一首。名曰復古。夫彼有其時。有其事。然後有其情。有其詞。我從而擬之。非其時矣。非其事矣。情安從生。強而命詞。縱使工綴。譬諸巧工能匠。塑泥刻木。儼然肖人。全無人氣。何足爲貴。夫肖者且不足貴。况不肖者乎。且君馬黃雉子班等題。若必一一擬作。則關雎螽斯之類。何爲丟下不擬。豈古樂府古詩。能古于三百篇耶。以此見擬古無用。疊屋架床。虛糜歲月。不足立名。若李杜歌行。如廬山高。蜀道難。羨陂打魚。縛雞。茅屋爲秋風所破。類。皆因時因事。命題名篇。自是高古奇絕。所以爲詩中豪傑。然則作詩者。不能自出機軸。而徒踟躕千古之題目。名色中。以爲復古。真處禪之虱也。

評唐七則

李太白詩。清虛縹緲。如飛天真仙。了無行跡。下入洞仙人。欲逐其後塵。已無可得。况凡人乎。若七言律詩。彼自逃束縛。不肯從事。非才不逮杜也。杜子美詩。古骨古色。如萬金彝鼎。偶遇買手。逢識者自然善價而沽。若百室之邑。千人之聚。不必開口問價。誰能償得此老。至其七言律。固云宏肆。然細讀細思。何一句一字。不是真景真情。在盛唐中。真號獨步。孟浩然遺思命語。都在目前。然而有影無色。有色無像。如海中蜃市樓臺人物。是真非真。是幻非幻。若要做詩。且須放下此老。勿與爭衡。王摩詰詩。和平澹泊。發于自然。全是未雕未琢意思。譬如春園花鳥。羽毛聲韻。色澤香味。都屬天機。縱有邊鸞好手。描寫出來。便隔一層。不相彷彿。李長吉賦才奇絕。構思刻苦。觀其用字用句。真是嘔出心肝。盧玉川任才任性。任筆任意。兼太白之逸。併長吉之怪。爲一人者也。詩家如李長吉。不可有二。如盧玉川。不能有二。若王昌齡、劉隨州、柳柳州、元劉、錢郎、諸君子。都做得

穩當。各自成家。所以不朽。至于李義山之刻畫。杜樊川之匠心。賈浪仙之幽思。均罄殫精神。窮極精巧。方之諸人。更爲刮目。白香山詩。不求工。只是好做。然香山自有香山之工。前不照古人樣。後不照來者議。意到筆隨。景到意隨。世間一切。都着併包。囊括入我詩內。詩之境界。到白公不知開擴多少。較諸秦皇漢武。開邊啓境。異事同功。名曰廣大教化主。所自來矣。

杜少陵夔州之後。詩突兀宏肆。迥異昔作。非有意換格。蜀中山水。自是挺特奇崛。少陵能象境傳神。使人讀之。山川歷落。居然在眼。所謂春蠶結繭。隨物肖形。乃謂真詩人。真手筆也。

李青蓮。是快活人。當其得意時。斗酒百篇。無一語一字。不是高華氣象。及流竄夜郎後。作詩甚少。當由興趣蕭索。杜少陵是固窮之士。平生無大得意事。中間兵戈亂離。饑寒老病。皆其實歷。而所歷苦楚。都詩中寫出。故讀少陵詩。卽當少

陵年譜看得。

杜少陵諸葛五言絕云。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或誤疑孔明恨不能吞吳。此常人之見耳。孔明平生不欲吞吳。觀草廬中謂先主曰。孫權據江東三世國險民富。可與爲援。而不可圖。其後先主報雲長之怨。伐吳取敗。此最孔明恨處。恨其不當圖吳也。然而無一言諫阻者。亦知先主君臣義重。甘心一敗。不容不報怨耳。此意讀史者。未必不知。蘇長公乃託于杜陵夢中相告。豈非英雄欺人乎。杜子美作詩。有意傳世。觀其詩曰。平生性癖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至蘇子瞻亦云。生前富貴。死後文章。蓋亦知其文之必傳于世者也。

或人在蘇子瞻面前誦詩語云。一鳩啼午寂。雙燕話春愁。曰。此學士詩乎。子瞻曰。此唐人得意句。我安能爾。噫。子瞻非謙詞也。真是下手不得。只如此看詩。乃知唐人境界。原不易詣。

詩文才別

從古以來。詩有詩人。文有文人。譬如斲琴者。不能製笛。刻玉者。不能鏤金。專擅則獨詣。雙鶩則兩廢。有唐一代詩人。如李如杜。皆不能爲文章。李卽爲文數篇。然皆俳偶之詞。不脫詩料。求其兼詣並至。自杜樊川。柳柳州之外。殆不多見。韓昌黎文起八代。而詩筆未免質木。所乏俊聲秀色。終難膾炙人口。宋朝惟歐陽公。號稱雙美。天才如蘇長公。而其詩獨七言古。不失唐格。若七言律絕。便以議論典故。爲詩所謂文人之詩。非詩人之詩也。國朝草昧之初。若高楊張徐。真是詩人之詩。何者。彼固未嘗分心爲文也。至于李崆峒。文筆古拙。所以七言古風。幾于逼真子美。何太復詩文。庶幾雙美。而挺拔絕特。已遜古人。遂開吳明卿梁公實等一派。流于平衍。七子之中。王元美終當以文冠世。求真詩于七子中。則

謝茂秦者。所謂人棄我取者也。李于鱗之文。初讀之。令人作苦。久而思索得出。令人欠伸思睡。若其詩。大都以盛氣雄詞。凌駕傲睨。數十年來。但留中原紫氣。我輩起色等語。爲後生作惡道。若此公者。幾乎併文與詩。兩失者也。宗子相只是過于玄虛。不着實。而其文筆大有東坡氣味。詩句逸邁。御風而行。則本朝錚錚傑出者也。

詩有詩體。文有文體。兩不相入。中晚之詩。窮工極變。自非後世可及。若宋人無詩。非無詩也。蓋彼不以詩爲詩。而以議論爲詩。故爲非詩。若乃歐陽永叔。楊大年。陳後山。黃魯直。梅聖俞諸人。則皆以詩爲詩。安見其非唐耶。我朝如何。李以後。一時詞人。自謂詩能復古。然誦其篇。罕往往取古人之文字。句藻麗者。襯貼鋪飾。直是以文爲詩。非詩也。夫詩。則寧質。寧朴。寧撫景目前。暢協衆耳。衆目。而奈何以文爲詩。乃反自謂復古耶。余謂爲詩者。專用詩料。爲文者。專用文料。如

製朝衣。須用錦綺。如製衲衣。須用布帛。各無假借。則其詩不求唐。而自唐。蓋未有真詩而不唐者。若夫文則筆力一定。更難改易。豈其擬古而工。狃時而失。蓋有生于古時。而文已不如古人。生于今日。而文直逼古人。此非人之所能也。天也。

詩品

詩本性情。若係真詩。則一讀其詩。而其人性情。入眼便見。大都其詩瀟灑者。其人必灑快。其詩莊重者。其人必敦厚。其詩飄逸者。其人必風流。其詩流麗者。其人必疏爽。其詩枯瘠者。其人必寒澀。其詩豐腴者。其人必華贍。其詩淒怨者。其人必拂鬱。其詩悲壯者。其人必磊落。其詩不羈者。其人必豪宕。其詩峻潔者。其人必清脩。其詩森整者。其人必謹嚴。譬如桃梅李杏。望其華。便知其樹。惟勦襲

掇拾者。麤蒙虎皮。莫可方物。假如未老言老。不貧言貧。無病言病。此是杜子美家竊盜也。不飲一盞。而言一日三百盃。不捨一文。而言一揮數萬錢。此是李太白家掏摸也。舉其一二。餘可類推。如是而曰詩本性情。何啻千里。

貴真

夫爲詩者。若係真詩。雖不盡佳。亦必有趣。若出于假。非必不佳。卽佳亦自無趣。試觀我輩縉紳。褒衣博帶。縱然貌寢形陋。人必敬之。敬其真也。有優伶于此。貌俊形偉。加之褒衣博帶。儼然貴客。而人賤之。賤其假也。嘗記一人送文字求正于王陽明。評曰。某篇似左。某篇似班。某篇似韓柳。其人大喜。或以問陽明。陽明曰。我許其似。正謂其不自做文。而求似人也。譬如童子垂髻。整衣向客。嚴肅自是可敬。若使童子戴假面。掛假鬚。偃僂咳嗽。儼然老人。人但笑之而已。又何敬

焉。觀此則知似人之文終非至文而詩可例已。

法古

詩所爲貴。古者自雅頌離騷之後。惟蘇李河梁詩。與十九首。係是真古。彼其不齊不整。重複參差。不卽法。不離法。後不模之。莫得下手。乃爲未雕之樸。若晉魏六朝。則趨于軟媚。縱有美才秀筆。終是風骨脆弱。惟曹氏父子。不乏橫槊躍馬之氣。陶淵明超然塵外。獨闢一家。蓋人非六朝之人。故詩亦非六朝之詩。沿及唐興。畢竟風氣完聚。所以四傑之琳琅。十二家之敦厚。李杜之逸邁瑰瑋。直凌離騷。而方之駕。非六朝所能彷彿萬一也。

詩膽

夫詩人者。有詩才。亦有詩膽。膽有大有小。每于詩中見之。劉禹錫題九日詩。欲用糕字。乃謂六經無糕字。遂不敢用。後人作詩嘲之曰。劉郎不敢題糕字。空負詩中一世豪。此其詩膽小也。六經原無椀字。而盧玉川茶歌。連用七箇椀字。遂爲名言。是其詩膽大也。膽之大小。不可強爲。世有見猛虎而不動。見蜂蠆而却走者。蓋所稟固然。矯而效人。終喪本色。

體物

余觀唐人之詩。切于體物。蓋隨地隨事。援入筆端。初非摭拾。已往陳言。圖爲塞白。如李德裕潮州詩。一聯云。五月畚田收。火米三更津。吏報潮雞白。樂天送人入楚詩云。山鬼跳躑。惟一足。谿猿哀怨。過三聲。蓋潮州地氣。三更潮到。雞遂應潮而鳴。故曰潮雞。我朝巡撫楊信民領兵征東粵。挾天文生馬軾與俱。至潮。聞

雞以三更鳴問之。答曰。雞鳴非時。當由明公將令不肅耳。于是肅將令。因而叩捷。然天文生所對。有類郢書燕說矣。此可以欺不知者。一足鬼。惟楚中有之。世猶然。正記所謂夔也。余里中亦曾有此鬼。每至人家。必淫其婦。婦若甘與之。淫事鬼如事主。則隨其所欲。金玉布帛。不遠千里。應口而至。少拂其意。至有與火焚人廬舍者。余族叔祖江祿好獵。一日入深山中。宿民家。五鼓起。見其桌上有豕肉一邊。上用湖廣稅課司條記印文如新。祿怪問之。曰。湖廣去此地千田。肉安從至。主人以實對。蓋卽鬼所運者。白公送人至楚。方用此句。由此觀之。註不體物。泛泛然。取唐人熟字熟句。粧點成章。遂號于人曰詩。真袁中郎所謂八寸三分帽子。人人可戴者也。烏乎詩。烏乎詩。

杜聯

唐杜荀鶴爲杜樊川妾。生遺腹子。詩有父風。吟咏頗多。往往入于麤俗。有評者曰。杜詩三百首。妙在一聯中。風急鳥聲碎。日高花影重。余玩之。終不如次聯更妙。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爲容。二語寥寥。而君臣上下遇合處。情皆若此。杜以兩言括之。可謂簡而盡。怨而不怒者矣。

秘輕

王充論衡掇拾故事。敷衍成文。殊無足寶。伯喈乃秘諸寢榻。不欲公人。不知何故。然則王充得伯喈之秘。而論衡之名重。伯喈因秘論衡。而伯喈之名反輕。概曰痴嗜。豈其然乎。

雌黃四則

李陵答蘇武書情真語真悲壯激悲千古而下令人一讀一淚蘇長公乃謂齊梁小兒戲爲之未免英雄欺人夫此篇豈但齊梁人不能爲卽索諸長公集中恐亦難輕比擬近時李卓吾善看古文字而乃厭薄嵇中散絕交養生二篇不知何說此等文字終晉之世不多見卽終古亦不多見彼其情真語真句句都從肺腸流出自然高古自然絕特所以難及

楊子雲作太玄準易劉歆深厭薄之以爲不堪覆瓿或問之答曰易列于學官學者得廩于官人之精易者且少太玄易外準易誰復習之乃今果然楊子雲習于鈎棘無一篇無一語不鈎棘蘇子瞻妙于朗暢無一篇無一語不朗暢

皇風

漢高祖大風一歌。帝王之盛概也。武帝秋風一詞。詞人之高標也。若唐太宗明皇文宗等。皆以帝王兼詩人之致。我朝如太祖皇帝。真漢高祖之流乎。觀其詠菊曰。百花發。我未發。我若發。都駭殺。要與西風戰。一場遍身披。着黃金甲。咏雪竹曰。雪壓竹枝低。雖低不着泥。一朝紅日出。依舊與天齊。凡若此類。所謂帝王之概。不可強侔。宣廟之詩。絕似漢武。篇章頗多。不能具述。卽如錢學士黃淮古風有云。十載相違不相見。霜鬢蕭蕭秋滿面。此二語。何其清曠出塵。含無窮之味。懿文太子幼時。題半邊月云。誰將玉指甲。搯作青天痕。影落江湖裏。蛟龍不敢吞。識兆固云。非吉。然首二語。劈空道出。豈是凡吻。建文皇帝。晚歸京師。其詩云。流落天涯四十秋。歸來不覺雪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影暗。昭陽殿裏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語語淒清。讀之使人欲淚。此其于天位固不終。但以詩論。却是情景兩到。真詩人也。武

廟微行。遇一婦人汲水。乃口占一詞云。汲水上南坡。紅裙映碧波。雖然不似俺。宮娥野花偏豔目。村酒醉人多。亦有風騷可喜。由斯以觀賦性不羣者。開口便能驚人。區區學究呻吟模擬。終不能逮。

巧詠

大凡詩句。要有巧心。蓋詩不嫌巧。只要巧得入妙。如唐人詠鷓鴣云。遊子乍聞。征袖濕。佳人頻唱。翠眉低。咏鴛鴦詩云。乍過烟塢。猶回首。只渡寒塘。亦共飛。詠鷺鷥云。立當青草人。先見行傍白。蓮魚未知我。朝人詠白燕云。月明漢水初。無影雪滿梁。園尙未歸。詠梅云。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此等語難具述。大都由巧入妙。近日王百穀以詩名。吳中當百穀少時。爲鄞縣。袁相公作牡丹詩。其牡丹名相公紫袍君。乃作一聯云。色借相公袍上紫。香分天子殿中煙。

于時都下遍傳。爭識王先生面。邇來年踰耳順。詩筆新脫。不減少時。其壽張伯起令母詩云。共道麻姑如好女。笑看萊子似嬰兒。蓋張母九十而健。伯起年亦七十故云。題梅衡湘平朔方卷語云。美人學舞魚腸劍。廝養能開兕角弓。都是實事。描寫得佳。百穀曾寓泰興陳令君所。陳觴之樓上。遂作詩二句云。多君下榻能留穉。有客登樓亦姓王。用陳蕃王粲事。化腐爲新。此等語亦難具述。此君故是詞人白眉。彼以巧病之者。不悟詩之妙境者也。嗚呼。里巷匠手。床折不能治。乃笑工匠機巧。亦太儉父面孔。

摘聯

唐人登眺之詩。皆與山川相稱。中間聯句。真是移動不得。如題杭州天竺寺二語云。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題金山寺云。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題洞庭

湖。云。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題。黃。鶴。樓。云。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淒。淒。鸚。鵡。洲。後。人。摘。爲。對。聯。絕。與。景。稱。王。百。穀。亦。摘。唐。詩。二。句。爲。澣。豎。關。對。曰。流。水。聲。中。理。官。事。寒。山。影。裏。見。人。家。皆。極。的。確。本。朝。詞。人。登。眺。之。詩。亦。多。矣。摘。而。懸。之。可。有。如。唐。人。詩。酷。肖。山。川。者。乎。于。此。悟。入。詩。之。精。不。精。工。不。工。概。可。見。矣。

采逸

世之負詩才。觸景寫興。合符古人者。不少矣。或不極其量。瑕多瑜少。無以自見。又或能自盡其才。而身處巖壑。不遇青雲之士。爲之薦引。如孟浩然之遇王維。李羣玉之遇裴休。則亦自吟自賞。如春蚓秋蛩。寂寥槁壤。枯株間。使夫繡房綺戶。公子姬姜。欲一聆其音。而不可得。與化俱徂者多矣。如吾郡黃生名邦。其父官蜀中學博士。從之官適蜀。有烈婦某。其夫臨死。問婦志。婦曰。死則俱死耳。夫

笑婦曰。君以妾不能死耶。遂先夫三日自盡。繡衣使者聞之。爲表其門。且命士紳爲詩吊之。詩無慮數百。獨黃生詩一聯云。許死一言何慷慨。先歸三日儘從容。大爲繡衣擊節。後黃生家居有詩一聯云。深淺池塘看乳鴨。寂寥門巷數歸鴉。亦自幽閒可愛。辰陽有生逸其姓名。屢舉不第。過洞庭。題一絕云。洞庭野水碧。天浮萬里蕭蕭蘆。荻秋可怪君山顏色厚。年年常對岳陽樓。後二語甚含蓄有趣。又辰陽有揮使彭飛。題余邑伏波祠云。岳王庭下鞭秦檜。千古人思武穆忠。今日拜公江上廟。願將頑鐵鑄梁松。結語甚有思致。又聞江左一士人。少時調隣女。執其手。爲女家所訟。縣令問士曰。汝能詩否。答曰。能。遂命題女手。其人卽題云。曾向花叢揀。悄枝軟如春。筍嫩如蕙金。刀欲動。輕鋪繡。彤管頻抽。清畫眉。雙縮鞦韆。扶索處。半掀羅袖。打鳩時。綠窗獨撫絲桐。摻無限。春愁下指。遲令見生詠。大驚異。謂女父曰。爾爲女擇壻。不過欲得才者。然孰有才如此生者乎。

遂勸使歸之。父如令指。士與女因爲夫婦。次年士遂登科。此一詩也。咏物而不
着跡。逼真而絕牽強。求之唐人集中。恐未多得。然士之姓字。竟逸不聞。以詩名
家。諸如此類。不可勝數。豈其楓落吳江之句。他不盡然耶。抑履幽處僻。不得附
於人以傳世耶。余每聞此等語。未嘗不爲慨嘆。因次及之。以俟采逸詩者。

昔有題詩山頂僧菴者曰。高山頂上一間屋。老僧半間。龍半間。龍半夜。龍飛行。雨
去歸來。翻羨老僧閒。余鄉陳憲副。朕溪題詩漳江寺曰。吟遍三千洞。來眠四大
床。白雲鐘鼓外。翻咲老僧忙。二詩用意不同。然皆輕妙有味。不妨倒案。

唐兩人罷官。各題小詩。其一云。避賢初罷。相樂聖且啣。孟試問門前客。今朝幾
箇來。其一云。花開蝶滿枝。花謝蝶還稀。惟有舊時燕。主人貧亦歸。二詩用意雖
同。然有怨而怒。有怒而不怨。可以觀矣。

子規啼春。至初夏轉急。口頰流血乃止。詩人咏子規者甚多。惟一詩云。啼得血

流。無。用。處。不。如。絨。口。過。殘。春。蓋。山。林。之。中。託。物。以。傷。拒。諫。者。爾。

寒山詩。其中五言一首。絕是唐調。詩云。城。中。蛾。眉。女。珠。珮。何。珊珊。鸚。鵡。花。間。弄。琵琶。月。下。彈。長。歌。三。日。響。短。舞。萬。人。看。未。必。長。如。此。芙。蓉。不。耐。寒。

國初林子羽。晚春詩一聯云。堤。柳。欲。眠。鶯。喚。起。宮。花。乍。落。烏。啣。來。楊。孟。載。早。春。詩一聯云。柳。色。黃。如。鵝。破。殼。蘚。痕。班。似。鹿。辭。胎。高。季。迪。送。人。入。關。中。一。聯云。函。關。月。落。聽。鷄。度。華。嶽。雲。開。立。馬。看。送。人。官。山。東。方。伯。云。賜。履。已。分。無。埭。遠。舞。戈。今。見。有。苗。來。此。等。句。置。之。唐。人。集。中。誰。復。優。劣。恐。非。嘉。靖。七。子。所。易。造。

國初大臣能詩者。當以姚少師廣孝爲第一。其題金陵懷古詩云。醮。櫓。年。來。戰。血。乾。煙。花。猶。自。半。凋。殘。五。峰。山。近。朝。雲。亂。萬。歲。樓。空。夜。月。寒。江。水。有。潮。通。鐵。甕。野。田。無。路。到。金。壇。蕭。梁。事。業。今。何。在。北。固。青。青。眼。倦。看。是。何。等。新。脫。朗。透。豈。尋。常。勦。襲。者。所。能。道。

姑蘇唐寅字伯虎發解南畿旋被詬削籍放浪丹青山水間以此自娛亦以自
闢嘗題所畫小景云不煉金丹不坐禪不爲商賈不耕田興來只寫江山賣免
受人間作業錢又題一釣翁畫云直插漁竿斜繫艇夜深月上當竿頂老漁爛
醉喚不醒滿船霜印簑衣影此等語皆大有天趣而選刻伯虎詩者都刪之蓋
以繩尺求伯虎耳晉人有云索能言人不得索解人亦不得誠然

沔陽魯祭酒諱鐸在翰林時館師試草堂蛛網題魯詩云草堂蛛網掛虛簷幾
度推窗似隔簾破向虛風猶裊裊補當明月正纖纖燕知巧避渾無礙蝶爲狂
飛或被粘昨夜蚊虻不安枕願教疎處更重添如此詩真是秀爽可誦其後公
有集行詩皆莊整不失唐人法度然不以詩名尙所謂以德掩言者非耶
岳武穆送張參謀北伐詩一首絕是唐調詩云號令風霆迅天聲動北陬長驅
渡河洛直擣向燕幽馬蹀單于血旗臬可汗頭歸來報明主恢復舊神州

巨史云。此詩可與張睢陽峩試一臨同看。

王陽明先生詩。已入理學派頭。不在詩人之列。曾記其詠傀儡一詩云。到處逢人是戲場。何須傀儡夜登堂。浮華過眼三更促。名利牽人一線長。穉子自應相詫說。矮人亦復浪悲傷。本來面目還誰識。且向燈前學楚狂。如此詠物。不着色相。非高手不能。

巨史云。王荆石相公。見戲場中有裝傀儡出者。王公笑云。昔也傀儡裝人。今也人裝傀儡。蓋傷時云。

一下第舉子。題昭君圖云。一自蛾眉別漢宮。琵琶聲斷戍樓空。金錢買取龍泉劍。寄與君王斬畫工。蓋以畫工喻典試也。意亦巧矣。

白樂天題昭君云。漢使却回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用意深遠。思人不及思香山集如此首。亦難多覓。

唐人題沙場詩。愈思愈深。愈形容。愈悽慘。其初但云。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則愈悲矣。然其情猶顯。若晚唐詩云。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則悲慘之甚。令人一字一淚。幾不能讀。詩之窮工極變。此亦足以觀矣。

張東海有假髻美人詩云。東家女兒髮垂地。日日高樓理雲髻。西家兒女髮齊。肩。買。裝。假。髻。亦。峨。然。花。鈿。玉。珥。重。重。綴。眼。底。誰。能。辨。真。僞。瑣。窗。二。月。來。春。風。假。髻。美。人。先。入。宮。其旨爲下第作。甚有古意。

詩忌

凡詩欲雅不欲文。文則爲文章矣。凡詩欲暢于衆耳衆目。若費解費想。便是啞謎。非詩矣。凡詩不能不使故事。然忌堆積。堆積便贅矣。凡詩析看一句。要一句。渾淪。合看八句。要八句。渾淪。若一句不屬一氣。一篇不如一句。便湊泊不成詩。

矣。

復古

六國先秦之文。縱橫馳騫。如生龍活蛇。捉摸不得。逮至西京。求其不失六國雄渾之氣者。惟二賈與。口大夫。司馬子長。中間相如。諫獵。吾丘壽王。禁弓矢。議巖安。徐樂。主父偃。上書。皆不失西京本色。惜其篇帙寥寥耳。如公孫弘。董仲舒。對策。則已露宋人胚胎。東京之文。惟班叔皮。王命論。有西京遺風。自此而外。如風俗通。白虎通。論衡。潛夫之類。皆筆氣頹靡。殊無足觀。方王司徒。殺蔡中郎時。馬日磾嘆曰。此曠世逸才。當留備一代史作。今觀其所著。獨斷。較諸西京雜記。不啻天淵。假令中郎續漢書。必在班孟堅之下無疑。六朝之文。余所深服也。嵇中散。絕交書。養生論。二篇。其他若潘陸以下。縱使妍秀美麗。畢竟格調纖弱。骨氣

軟脆。如深宮處女。拈針刺繡。芙蓉鴛鴦。色色可人。終不是丈夫氣慨。韓昌黎力追西京。柳柳州相與提挈。真是能復古者。然終唐之世。二家之外。未見比倫。但自復古。不能使人盡還於古。甚矣。古文之難也。

當行

近日王繼山論文。謂時文中。只宜入時文調。用古文。雖極好。亦非當行。譬如法家。只用行移字。縱有秦漢文筆。用于行移。與律例招情。不相干涉。亦有何補。余謂論詩亦然。詩自有詩料。着箇文章字不得。試看唐人詩句。何一句一字非詩。近時文人用文筆爲詩。敷暢曼衍。譬如縉紳先生。剽竊雅致。綸巾深衣。打扮高士裝束。終有軒冕意思。在深于詩者。自能辨之。曾記嘉靖中選司考試省祭。所命之題。乃出票催鼓匠鞞鼓。一省祭擬二語云。其鼓務要緊紉密釘。晴雨同鳴。

大爲選司賞鑒。若此等語。真乃移易不得。故是法吏老手。推而論詩論文。皆若此。乃稱當行。

詩讖

于忠肅公謙。平生居高位。甘清苦。不以詩名。然間有題咏。肝膽畢見。童年題石。灰詩云。千鎚萬斧出深山。烈火坑中過一番。粉骨碎身都不惜。只留清白在人間。及爲河南方伯入覲。題詩云。首帕。蔬。菇。與。線。香。本。資。民。利。反。爲。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被。閤。閤。話。短。長。讀其詩。可想其人。若石灰篇。公一生讖兆。具是矣。

詩有實際

鄱陽劉芝陽。諱應麒。巡撫吳中。告終養歸。臨發。題詩署中曰。來時行李去時裝。

午夜青天一炷香。描得海圖留幕府。不將山水帶還鄉。蓋亦道其實者矣。

宋賈似道拜相。或作詩嘲之曰。收拾山河一担擔。上肩容易下肩難。勸君高着擎天手。多少傍人冷眼看。久之似道建議丈量。或又作詩嘲之。後二語云。縱使一坵加一畝也。應不及舊封疆。又有題路程本者。後二語云。如何丟却中原地。只把臨安作起頭。又賈相遣人販鹽。或作一詩云。昨夜春風湧碧波。滿船都道相公。雖然欲作調羹用。未必調羹用許多。詩固不古。可以觀世語云。天下有道。庶人不議矣哉。

廣西全州蔣暉。仕至太守。曾言呂純陽嘗至某觀。與徘徊相接。題詩一首云。宴罷歸來海上山。月飄承露浴金丹。夜深鶴透秋空碧。萬里西風一劍寒。真是奇絕不凡語。未容輕擬。

一尼僧詩云。到處尋春不見春。芒鞋踏破曉山雲。歸來笑撚梅花嗅。春在枝頭。

已十分絕似悟後人語。

一全真題桃川壁間云。磨快鋤頭。挖苦參。不知山下白雲深。多年寂寞無煙火。細嚼梅花當點心。是不火食人語。

胡纘宗號可泉。蜀新安人。登進士第。選庶吉士。久之改蘇州太守。好寫字。作詩。然詩無大佳者。當世廟南巡時。賦一律云。聞道鑾輿曉。渡河岳雲縹緲。照青珂。千官玉帛。嵩呼近萬國。衣冠禹貢多。鎖鑰北門留。統制璿璣南。極護義和穆。王八駿空飛電。湘竹英皇淚。不磨後爲仇家評。奏上命緹騎往逮。時纘宗方官制。撫自意不免。然世廟終不深罪。但惡其空飛電淚不磨語。以爲不祥。命削籍。噫。使在宋時。將遂爲烏臺詩案矣。聖世文網之闊如此。余嘗讀公詩。號爲傑出。若律。則公得意之詩。不得意之遇。悲夫。

江夏吳偉。號小僊。以畫名世。武宗賜號畫狀元。當其童時。鬻于人家。爲伴讀。年

七歲纔入塾。便伸紙作小畫一幅。題其額曰白頭。一老子騎驢去飲水。岸上蹄踏蹄。水中嘴對嘴。塾師見之大奇。然則偉亦天授。

王西樓者。武弁也。而以樂府擅名。余觀其所擬樂府。未嘗強摸。如君馬黃雉子班等篇。皆就眼前時事。命題。特筆氣爽快。發揮可喜。如擬婦人騎馬云。露玉筍。絲韁軟。把觀金蓮。寶鏡輕踏。裙拖翡翠。紗扇掩泥金畫。似比昭君。只少面琵琶。天寶年間若有他。却不把三郎愛殺。擬睡鞋云。新紅染鞋三寸。整不落地。能乾淨。燈前換晚粧。被裏鉤春興。幾番間把醉人兒。蹬踢醒。擬失雞云。雞兒失了。童子休焦。鄰炊爨的好。助他一把火燒。烹調的。送他一握胡椒。乾乾淨淨的吃了。損得終朝報曉。直睡到日頭高然。則此等制作。未免俚俗。而才料取諸眼前。句調得諸口頭。朗誦一過。殊足解頤。其視匠心學古。艱難苦澀者。真不啻啖哀家梨也。卽此推之。詩可例已。

關中有婦人作詩寄遠者云。野雞羽毛好。不如家雞能報曉。新人貌如花。不如舊人能績麻。績麻做衫與君着。眼見花開又花落。此等語取之目前。要自古雅暢快。有三百篇之風。然則詩果遠乎哉。

桃川宮舊有道士。姓曾。號種桃。頗能詩。比其沒也。邑中博士魯文斐。以詩弔之。曰。種桃道士歸何處。曾種谿桃作主來。今日有桃君不見。桃開依舊待君回。博士平日無詩名。乃此章何減人面桃花之句。

武廟之初。李西涯柄政。大都長者耳。無救世亂。或題詩譏之曰。才名少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又西。回首湘江春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解禽言者曰。鷓鴣聲道。行不動的哥哥。子規聲道。歸去好。湘江者公故鄉也。其詩可謂婉且切云。初月新月詩。自古至今。不知多少。余獨愛一閨秀絕句尾語云。天邊帕見如鉤月。鉤起新愁與舊愁。下字最新巧。人思不到。又似不待思者。

國初孫黃題石榴詩云。薰垂薰垂又薰垂。薰垂壓倒珊瑚枝。秋霜劈破玳瑁皮。露出幾顆珍珠兒。此等着筆。真足驚世。

趙子昂孟頫宋宗人也。而仕于元。書法丹青。皆名後世。然多有題其畫。相譏訕者。一人題子昂山水圖云。吳興公子玉堂仙。畫出王維勝。輞川兩岸青山多少。地可無一畝種瓜田。又一人題子昂畫蘭云。滋蘭九畹。誠多種不及墨池。三兩花。此日國香零落盡。王孫芳草遍天涯。世所爲譏孟頫者如此。然孟頫生于元。世而仕于元。則亦勢之無奈者也。

有詠紅梅者。尾韻限牛字。其人題曰。玉骨冰肌絕俗流。着些顏色在枝頭。牧童睡起昏朦眼。錯認桃花誤放牛。又有詠漁舟者。尾韻限天字。其人題云。籃裏無魚欠酒錢。酒家門外繫漁船。幾回欲脫蓑衣當。只恐明朝是雨天。此二絕者。韻脚自然。亦甚可喜。

宮詞

永樂間。賢妃權氏。侍駕北征。薨謚恭獻。是時又有順妃任氏。昭儀李氏。婕妤呂氏。美人崔氏。俱朝鮮人。賢妃尤穠粹。善吹玉簫。按臈仙宮詞云。忽聞天外玉簫聲。花底徐行獨自聽。三十六宮秋一色。不知何處月偏明。王司綵宮詞。瓊花移入大明宮。旖旎濃香韻晚風。贏得君王留步輦。玉簫嘹亮月明中。

戍詩

平江縣艾穆號熙亭。仕至四川巡撫。當其爲主政時。抗疏論江陵相公。重得罪。戍寧夏。乃作詩云。萬死猶令戍遠方。聖恩原自重綱常。西寧風土遷人少。北極星辰引望長。楚客江魚終葬腹。漢臣馬革願爲囊。青山到處堪藏跡。誰謂天涯

異故鄉。夫艾公處顛沛之時。詩句絕無悲怨。此亦足覘所養。余因記國初學士朱備萬。豫章人。甚見寵于高廟。久之被遣戍遼。當登舟時。上使人覘之。朱方用牲醴祝神。口占曰。船肚下有水。篷面上有風。諸神來擁護。指日到遼東。使者回報。上遂召還。備萬免戍。

占度

太祖皇帝戰江南時。偶投一寺歇宿。住持不知上也。輒相問姓名。上乃題詩寺壁曰。戰退江南百萬兵。腰間寶劍血猶腥。山僧並不知分曉。只管叨叨問姓名。及登極後。寺僧惶恐。用水洗去其詩。上遣人索原詩在否。一僧亦題詩獻曰。御筆題詩不敢留。留時恐惹鬼神愁。僧將法水輕輕洗。尙有龍光射斗牛。上覽詩頗喜。寺僧皆得免究。

張蘿峰內閣。年五十。尙在公車。其時武宗盤遊。而浙江撫按兩院會飲鴈山。張乃作詩投之。曰。海內衣冠集。鴈山草茅無。路得躋攀。山中獨掃豺狼道。天上誰當虎豹關。玉輦不知行樂處。金卮且莫破愁顏。江湖廊廟原相係。莫道漁樵盡日閒。兩院見詩。目張爲狂生。幾坐以事。張乃走赴公車。登第未久。拜相。蓋此公氣魄。此詩已露其倪。

蜀人鄒智。字汝愚。家貧。讀書龍菴。燒葉代燈。十九歲發解。鄉人擠擁爭看。鄒乃口占一絕云。龍菴山上舊書生。偶掇三巴第一名。天下許多難了事。鄉人何用大相驚。未幾登進士第。論權相。萬安繫獄。獄中作詩云。人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定誰真。夢魂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入紫宸。此等語俱秀拔可愛。惜其以繫獄死耳。不然詩焉可量。其時有進士李文祥者。楚麻城人。與汝愚同調。萬相國欲羅致之。乃使其孫進士邀李同飲。出鳴鳩圖索題。文祥題一絕尾語云。春

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當己恩。大忤萬相尋亦謫死。噫。剛腸烈漢。片語落人聞。貴于鳳毛安用多。

箕鬼

國朝江州有朱原虛者。頗能詩。父有所遺綾綺十餘篋。匿不分。其二弟。弟貧不自存。適比隣請箕仙。原虛往拜索詩。箕題云。何處西風卷夜霜。鴈行中斷各淒涼。吳綾越錦空盈篋。不及姜家布被香。原虛大悔。遂盡剖其篋。分二弟。弟皆讀書成名。吾鄉亦有請箕仙者。仙至。自云何仙姑。一頑童戲之于掌心。書一卯字問姑曰。此何字。箕遂題云。似卯原非卯。如邛不是邛。仙家無用處。轉贈與尊堂。頑童又戲問曰。洞賓先生安在。箕卽題云。開口何須問洞賓。洞賓與我却無情。是非都入凡人耳。萬丈長河洗不清。其敏捷如此。一日又有請箕仙者。仙至。自

稱太白仙人。余邑中有李春元者。名相。號方山。自負能詩。乃於箕前。與仙鬪。捷不能勝。因限一韻。索題于仙。曰。曾登能于時。箕動如飛。不少停思。題曰。爲報西樓。滅掃。曾謫仙。還向醉中。登百篇。斗酒聊乘興。借問方山能。不能。李乃屈服。又余同年袁六休。亦言其鄉人。曾請箕仙。伊舅龔生。暗摘芭蕉一片。置袖裏。上書功名二字。問仙曰。余欲有所叩。仙度余所叩者何物。何事。箕題云。袖裏攜來一葉青。欲將此物問功名。昨宵枕上聽鳴雨。滅却瀟瀟四五聲。凡此類皆奇中。然言來事多不驗。或云。凡赴箕者。非真仙也。卽其地能文之人。早死而未滅者。所謂鬼者。夫鬼能藏往。神乃知來。觀其談往事如灼。而判將來。有中。有不中。豈不信其爲鬼也哉。

早慧二則

余邑李令。名春熙。號沅南。生八歲。騎竹馬行市中。遇一縣丞經過。問其姓名。具舉以對。丞曰。爾能聯句乎。對曰。能。丞乃出句曰。書生騎馬街心走。沅南對曰。舉子乘龍天上來。丞大異之。後十餘歲。咏上馬嬌圖詩云。未上先愁墜。方行遽欲還。如何生畏馬。死葬馬蒐山。其幼時詩句。往往如此。至十八歲。舉於鄉。已而嗜色。病耳聾。不復登第。跡其生平所著詩佳者甚多。仕終萬縣令。位雖不崇。然足當於楚才矣。

余鄉有李可蕃者。爲績溪令李麓南長子。號瞻麓。少負美才。善談吐。所爲詩。未必成家。然自有詩趣。先是邑中有某婦者。私於邑庠士何池東。何死。又私李半野。半野。蓋方伯源野公子。爲此婦。別築一室居之。不啻金屋阿嬌。瞻麓乃題一絕云。聞君高築土。磚房好把桃符。四面張。只恐池東心未死。夜深風雨向三娘。三娘。卽李所私婦。其時池東遊魂。往往出見。人每覩其儒服騎馬馳里中。故李

詩云云。滇南有楊孝廉者。號淳菴。曾侍其父博士。寓余邑久。與瞻麓善。後楊典四川同試。轉湘潭令。李遺書楊未答。李復遺以詩云。十年一字杳難期。怪殺魚遲。鴈亦遲。囊貯薛箋無用處。想來欲搨去思碑。觀此二絕。李之才情可想。余邑李沅南。風情特勝。赴公車。別所愛姬。代詩云。寶馬金鞭白玉鞍。藁砧明日上。長安夜深幾點傷心淚。滴入紅爐火。亦寒。詩故佳。公不欲自著。

題詠

辰郡唐侍御萬陽題岳陽武穆祠一律云。武穆祠堂楚水涯。短牆疎草映殘花。奸諛何代無秦相。忠孝誰人似岳家。風靜魚龍吹細浪。月明鷗鷺宿平沙。遙憐古墓西湖上。萬樹南枝日欲斜。此詩何必減李崆峒水廟飛沙之句。惜不多見耳。

余邑印鶴田。中鄉試。仕爲成都府別駕。與其子少鶴皆能詩。鶴田題關雲長祠云。赤面長髯國士風。解圍盡在笑談中。三分天下憑羸馬。八陣風雲聽臥龍。長劍倚天秋氣冷。空堂閉月夜燈紅。細談炎祚丁奇運。翻恨將軍失阿蒙。詞致雄渾。與題相稱。其子少鶴。曾與李方伯源野飲。時值九日。有妓女金樹兒者。病起唱歌侑酒。少鶴口占一絕云。九日佳人病起時。當筵歌舞不勝衣。可憐顏色黃如菊。不枉名呼金樹兒。亦自風致可喜。

傲揚

唐狀元諱臯。徽州人。少時負才名。自許甚高。已而蹉跎不第。亦復骯髒。後年近知命。竟狀元及第。不負所志。公亦自撰勸世歌云。人生七十古來少。先除少年後。除老中間光景不多時。更有炎涼與煩惱。朝裏官多做不盡。世上錢多賺不

了。官。大。錢。多。憂。轉。多。落。得。自。家。頭。白。蚤。中。秋。過。了。月。不。明。清。明。過。了。花。不。好。花。前。月。下。且。高。歌。及。時。忙。把。金。樽。倒。請。君。檢。點。眼。前。人。一。年。幾。度。埋。芳。草。芳。草。高。低。新。舊。墳。可。憐。寒。食。無。人。掃。此。歌。淺。而。雅。明。而。不。俗。暢。於。衆。志。通。於。衆。耳。令。人。讀。之。覺。名。利。心。一。時。灰。燼。

太祖喜誦唐人李山甫金陵懷古詩。且書揭屏間。其詩曰。南朝天子愛風流。盡守江山不到頭。總爲戰爭何年得。却因歌舞破除休。堯將道德終無敵。秦把金湯不自由。試問繁華何處在。雨花烟草石城秋。嗚呼聖心儆惕。安不忘危。蓋特因詩而寄爾。

永樂朝有浪遊黃州者。以犯夜爲太守究其人。上詩云。舟泊蘆花淺。水涯故人邀。我飲金卮。因歌赤壁兩篇賦。不覺黃州半夜時。城上將軍原有禁。江南遊子本無知。黃堂若問真消息。舊有聲名在鳳池。問其姓名終不言。太守禮而遣之。

或目爲解春雨。然解實未作楚遊。乃詩則佳麗可誦。

誤猜

吳郡劉廷美。性嗜詩。仕終僉事。五十致政歸。成化初。璠臺邢宥守蘇州。持畫梅一幅。乞題。劉題云。歲寒相見在天涯。玉色珠光帶露華。笑殺玄都狂道士。種桃不解種梅花。邢甚喜。已而邢議丈陂池起稅補田之議。沒者或貼一詩於郡門。云。量盡沙邊到水邊。只留滄海與青天。漁舟若過閑州渚。爲報沙鷗莫穩眠。邢聞之。以爲廷美詠也。遂怨劉。劉卒不吊。不知此詩。乃宋人刺賈似道者。而誤爲劉作。豈不冤甚。余因記邑中一賈人。不識字。曾製新帽。隣里歛銀。張宴賀之。越數日。賈人門上。或粘一小帖書。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箇夜啼郎。蓋諺詞。爲兒啼發也。一人揭帖語。賈人曰。隣里賀公。公不答席。今此輩書公門矣。帖在此。於

是賈人誤以爲真書門。遂答席。酒中隣里謝曰。何答席之速也。賈人告以故。一座大笑。噫。世之不察實。而誣人者。豈少也哉。

怨憤

揚子江邊祝某妻。周氏。有色。年二十餘。生男一。金山寺僧。惠明密使一嫗。常送花粉甚暱。一日夫出。氏邀嫗同眠。潛置僧鞋一雙於榻。夫歸。見而怒。責周氏。誓去之。周不能解。明日與夫別。泣題曰。去燕有歸期。去婦長別離。妾有堂堂夫。妾有呱呱兒。撇了夫。與子出門。欲何之。有聲空嗚咽。有淚徒漣瀰。百病皆有藥。此病諒難醫。丈夫心。番覆曾不記。當時山盟與海誓。瞬息倏更移。吁嗟一女婦。方寸皇天知。氏既去。歸父家。僧惠明蓄髮。托媒娶之。生一女。異日偶露前情。周氏擊大明鼓伸冤。上親鞫之。惠明凌遲處死。噫。周氏此詩。只寫真情。而哀痛迫切。

可與柏舟並讀。

數奇

彭有信。歲貢。至京。上微行。偶與相值。口占虹霓詩云。誰把青紅線兩條。和雲和雨繫天腰。有信應聲曰。玉皇昨夜鸞輿出。萬里長空駕綵橋。上異之。約詰朝早朝相會。宣入曰。有學有行。君子也。拜北平布政。上一日又微行市間。遇國子生某。入酒坊。上問其鄉里。曰。四川重慶人。上屬詞曰。千里爲重。重水重山。重慶府。生應聲曰。一人成大。大邦大國。大明君。上因舉翬几木片。命賦詩。生吟曰。寸木原從斧削成。每於低處立功名。他時若得臺端用。要向人間治不平。上私喜。探錢償酒家去。明日召入謁。上笑曰。爾欲登臺端乎。命爲按察使。又有僧來復。字見心。豫章人。上詩與宗泐齊名。上召見之。一日侍食訖。進詩謝云。淇園花雨曉。

吹。香。手。挽。袞。袞。近。御。床。闕。下。彩。雲。移。雉。尾。座。中。紅。蕩。動。龍。光。金。盤。蘇。合。來。殊。域。
玉。盃。醜。翻。出。上。方。稠。疊。濫。承。天。上。賜。自。慚。無。德。頌。陶。唐。上。怒。曰。詩。用。殊。字。謂。我。
爲。歹。朱。又。謂。我。無。德。姦。僧。敢。大。膽。如。此。誅。之。噫。前。二。詩。未。必。佳。乃。取。不。次。之。位。
來。復。詩。工。矣。乃。取。不。測。之。禍。太。祖。評。詩。可。謂。無。定。價。矣。

配合

何。景。明。號。大。復。詩。與。李。崆。峒。齊。名。然。余。讀。其。樂。陵。令。行。一。篇。亦。何。嘗。規。規。模。古。
蓋。不。過。就。當。日。時。事。鋪。敘。結。構。自。具。古。體。其。詩。云。山。東。郡。縣。一。百。八。無。有。一。城。
無。戰。場。到。今。漂。血。成。野。水。如。山。白。骨。橫。秋。霜。雲。臺。功。高。將。不。收。投。筆。亦。有。書。生。
謀。黃。金。大。印。賜。豪。貴。白。面。豈。得。言。封。侯。唐。朝。公。卿。集。如。雲。平。原。太。守。名。不。聞。二。
十。四。城。見。賊。走。抗。賊。乃。是。平。原。守。君。不。見。前。者。寇。到。時。縣。吏。州。官。各。亡。命。北。梁。

白馬終日行。濟上黃旗錯相映。不聞開門戰。但聞開門降。吁嗟乎平原太守樂陵令。夫此詩以樂陵配平原。亦偶然耳。然平原幸脫。祿山竟陷。希烈許公初成。卻賊之功。後卒死逆藩。二人忠節遭際。蓋略相似矣。

尙意

景皇帝在位。頗好聲色。嘗以銀豆金錢灑地。令宮人宦侍爭拾。闋笑編脩。楊守誠賦銀豆謠曰。尙方承詔出九重。冶銀爲豆驅良工。顆顆勻圓奪天巧。矢函進入蓬萊宮。御手親將十餘把。琅玕亂灑金階下。萬顆珠璣走玉盤。一天雨雹敲鴛瓦。中官跪拾每盈袖。金璫半墮羅衣縐。贏得天顏一笑。懽拜賜歸來。坐清晝。聞知昨日六宮中。翠娥紅袖承春風。黃金作豆競拾得。羊車不至愁煙中。別有銀壺薄如葉。并刀剪碎盈丹匣。也隨金豆灑金階。滿地春風飛玉蝶。君不見民

冷。木。皮。和。草。根。夢。想。豆。食。如。八。珍。官。倉。有。米。無。銀。糴。操。瓢。盡。作。溝。中。塵。明。主。由。來。愛。一。嘸。安。邦。只。在。恤。窮。民。願。將。銀。豆。三。千。斛。活。取。枯。骸。百。萬。人。噫。此。詩。卓。有。古。意。然。未。嘗。有。意。模。古。乃。知。真。詩。自。古。不。在。模。古。

正德末年。內官之黨。布列藩省。往來道路。殆無停軌。王西樓作樂府詞譏之曰。喇叭噴哪。曲兒小。腔兒大。眼見他吹翻了這家。吹壞了那家。蓋言百姓答應夫役。以致困窮。存其詞。可以觀世。

閨秀詩評有序

余生平喜讀閨秀詩。然苦易忘。近摘取佳者數首。各爲品題。以見女子自據胸臆。尙能爲不朽之論。况丈夫乎。

崔氏

崔氏校書。盧象妻。有詞翰。結縭之後。以校書年暮微嫌。盧請賦詩一絕。不怨。盧郎年紀大。不怨。盧郎官職卑。自怨。妾身生較晚。不及。盧郎年少時。評云。心中不愜事。徐以一語自解。其妙入神。歸于無怨。

陳玉蘭

玉蘭。王駕妻。駕戍邊。蘭寄此詩。

夫戍邊。關妾在。吳西風吹。妾妾憂。夫一行書寄。千行淚。寒到君邊衣。到無。

評云。淒惻之懷。盤於胸臆。二十八字。曲盡其苦。轉讀轉難爲情。

魚玄機

玄機。咸通中。西京咸宜觀女冠。工詩。

雪濤小書 陳玉蘭 魚玄機

賦得江邊柳

翠。色。連。荒。岸。煙。姿。入。遠。樓。影。鋪。秋。水。面。花。落。釣。人。頭。根。老。藏。魚。窟。枝。低。繫。客。舟。
瀟。瀟。風。雨。夜。驚。夢。復。添。愁。

贈隣女

羞。日。遮。羅。袖。愁。春。懶。起。粧。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枕。上。潛。垂。淚。花。間。暗。斷。腸。
自。能。窺。宋。玉。何。必。恨。王。昌。

評云。二辭蒼老古拙。如孔明廟柏。柯石根銅。

王韞秀

韞秀。元載妻。有婦德。婦節。又工詩。

諫外

楚舞。燕歌。動畫梁。更闌重換舞衣裳。公孫開館招佳客。知細浮雲不久長。

評云。元載爲相。頗拒客。韞秀以此諫之。無論詩工。卽其識見。亦豈婦人可到。

廉氏

寫真寄外

欲下丹青筆。先拈寶鏡寒。已驚顏索寞。漸覺鬢凋殘。淚眼描來易。愁腸寫出難。恐君渾忘却。時展畫圖看。

評云。質而不俚。真率而多思。

雪濤小書 劉采春囉嘖曲 花蕊夫人宮詞五四

劉采春

囉嘖曲 三首

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載。兒。夫。壻。去。經。歲。又。經。年。借。問。東。園。柳。枯。來。得。幾。年。
自。無。枝。葉。分。莫。怨。太。陽。偏。莫。作。商。山。婦。金。釵。當。卜。錢。朝。朝。江。口。望。錯。認。幾。人。船。

評云。三詩。商彝周鼎。古色照人。不意閨門能爲此語也。

花蕊夫人

夫人姓費氏。西蜀孟昶官人。蜀破。入宋宮。死焉。

宮詞

龍。池。九。曲。遠。相。通。楊。柳。絲。牽。兩。岸。風。長。似。江。南。好。風。景。畫。船。來。往。碧。波。中。

侍女爭揮玉彈弓。金丸飛入亂花中。一時驚起流鶯散。踏破殘花滿地紅。
太液波清水殿涼。畫船驚起宿鴛鴦。翠眉不及池邊柳。取次飛花入建章。

評云。費氏宮詞百首。與王建齊名。此但摘其一二。然嘗鼎一臠。知禁味矣。

蒨桃

蒨桃。寇萊公侍姬。公于歌舞頗費侈。姬諫之。

東綾詩

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寒。窗。下。幾。度。拋。梭。織。得。成。
風。動。衣。單。手。屢。呵。幽。窗。軋。軋。度。寒。梭。臘。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

評云。一句一字。皆真切。與蹈襲者迥別。

毛友龍妻

友龍應舉下第。久不歸。妻寄此詩。

剔燭親封錦。字書擬憑歸。鴈寄天隅經。年未報。千秦策。不識如今舌。在無。

評云。用事切當。

余淑柔

題驛亭

雨溜和風鈴。滴滴丁丁。做成一枕別離情。可是當年陶學士。辜負郵亭。過鴈帶邊聲音。信無憑。花鬚偷數卜歸程。料得到家秋正好。菊滿寒城。

評云。風騷可喜。時有幽致。

朱淑真

誰家橫笛弄輕清。喚起離人枕上情。自是斷腸聽不得。非干吹出斷腸聲。

評云。杜工部句云。誰家巧作斷腸聲。此詩直翻其案。情絕可愛。

朱希真

（衣萍按朱希真南宋人。作有樵歌。此書評謂希真小字秋娘。嫁爲商人徐必用妻。能詩。錯誤太甚。）

警悟

世事短如春夢。人情薄似秋雲。不須計較苦勞心。萬事元來有命。幸遇三杯

酒美。况逢一梁花新。片時歡笑且相親。明日陰晴未定。

警世

日日深杯酒滿。朝朝小圃花開。自歌自舞自開懷。且喜無拘無礙。
青史幾番
春夢。紅塵多少奇才。不須計較與安排。領取而今現在。

評云。讀其詞。達于義命。非復婦人所能道。

賈蓬萊

詠蝶

薄翅凝香粉。新衣染媚黃。風流誰得似。兩兩宿花房。

評云。詞簡而意有餘。

黃氏

黃氏。王元妻。夫婦安貧。黃又工詩。相得甚懽云。

聽琴

素琴開素匣。何事獨顰眉。古調俗不樂。正聲公自知。寒泉出澗澀。老檜倚風悲。縱有來聽者。誰堪繼子期。

評云。古意。古調。古詞。恐知音者寡矣。

嚴藥

藥。字幼芳。天臺營妓。唐大守仲友。命賦紅白桃花。卽調如夢令。
一闋。

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味。曾記曾記。人在武陵微醉。

評云。都是眼前字。襯貼。婉轉有致。

翁客妓

妓歸翁客。因以名之。此其閨門調弄之詞也。

說盟說誓。說情說意。動便春愁滿紙。多應念得脫空經。是那箇先生教的。不
茶不飯。不言不語。一味供他憔悴相思。已是不會閑。又那得工夫呪你。不

評云。口頭語。組織成詞。暢于衆耳。此詞家當行也。

劉氏

劉氏。洞庭人。葉正甫妻。夫久客都下。妻寄衣。并備以詩句。

情同牛女隔天河。又喜秋來得一過。歲歲寄郎身上服。絲絲是妾手中梭。剪聲自覺和腸斷。線脚那能抵淚多。長短只依先去樣。不知肥瘦近如何。

評云。詩體稍俗。然亦真切不浮。

李氏

李嫁夫而貧。諸姊妹多適富家。李自慰云云。

巴家富

誰道巴家窘。巴家十倍鄒。池中羅水馬。庭下列蝸牛。燕麥紛無數。榆錢散不收。夜來添驟富。新月掛銀鈎。

評云。體物真切。出以談諧。胸次如此。區區獨富。自非所好。

元氏

元遺山之妹。女冠也。張平章欲娶之。微探所向。見此詩。不敢出言。

補天花版

補天手段暫鋪張。不許纖塵落畫堂。寄語新來雙燕子。移巢別處覓雕梁。

評云。清真之意。固物觸發。足令觀者起敬。

吳人嫁女詞

種花莫種官路傍。嫁女莫嫁諸侯王。種花官道人爭取。嫁女侯王不久長。花落

花衰人易變。離鸞鏡破終成怨。不如嫁與田舍郎。白首相看不下堂。

評云。識者之詞。難爲衆人道也。

薛氏

翡翠雙飛不待呼。鴛鴦並宿幾曾孤。生憎寶帶橋頭水。半入吳江半太湖。

評云。尾語有趣。

鄭奎妻

四時詞

春風吹花落紅雪。楊柳陰濃啼百舌。東家蝴蝶西家飛。前歲櫻桃今歲結。鞦韆
蹴罷鬢髮。粉汗凝香沁綠紗。侍女亦知心內事。銀瓶汲水煮新茶。

芭蕉葉展青鸞尾。萱草花含金鳳嘴。一雙乳燕出雕梁。數點新荷浮綠水。困人天氣日長時。針線慵拈午漏遲。起向石榴陰畔立。戲將梅子打鶯兒。

鐵馬聲喧風力緊。雪窗夢破鴛鴦冷。玉鑪燒麝有餘香。羅扇撲螢無定影。洞簫一曲是誰家。河漢西流月半斜。要染纖纖紅指甲。金盤夜搗鳳仙花。

山茶未放梅先吐。風動簾旌雪花舞。金盤月冷瘦狻猊。綉幙圍春護。鸚鵡倩人呵筆畫雙眉。脂粉凝寒上臉遲。粧罷扶頭重照鏡。鳳釵斜壓瑞香枝。

惜花春起早

胭脂曉破湘桃萼。露重茶靡香雪落。媚紫濃遮刺綉窗。嬌紅斜映鞦韆索。轆轤驚夢急起來。梳雲未暇臨妝臺。唉呼侍女秉明燭。先照海棠開未開。

愛月夜眠遲

香鬟半鬢金釵卸。寂寞重門深鎖夜。素魄初離碧海端。清光已透珠簾罅。徘徊不語倚闌干。參橫斗轉風露寒。小娃低語喚歸寢。猶傍薔薇架後看。

掬水月在手

銀塘水滿蟾光吐。姮娥夜夜馮夷府。蕩漾明珠若可捫。分明兔穎如堪數。美人自挹濯春葱。忽訝冰輪在掌中。女伴臨流咲相語。指尖擎出廣寒宮。

弄花香滿衣

鈴聲響處東風急。紅紫叢邊久凝立。素手扳條怕刺傷。金蓮移步嫌苔濕。幽芳擷罷掩蘭堂。馥郁餘香滿綉床。蜂蝶紛紛入窗戶。飛來飛去繞衣裳。

評云。右八詠。體不甚古。而釀郁光麗。時露風韻。蓋女子中錦心繡口者。

虞氏

虞氏。海寧人。嫁董湄。兩月湄卒。誓不再醮。父母微勸之。乃賦菊詩自見。守節至五十餘卒。

詠菊

移得春苗愛護周。柴桑無主爲誰秋。寒芳甘抱枝枝萎。羞墜西風逐水流。

評云。真心勁節。溢于言表。

楊用脩妻

寄外

雁飛曾不到衡陽。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詔風煙君斷腸。曰歸曰歸愁歲暮。其雨其雨怨朝陽。相聞節有刀環約。何日金鷄下夜郎。

評云。詩風韻勝于用脩。此首其得意者。韻脚重一陽字。調亦失拈。

孟淑卿

春歸

落盡棠梨水拍堤。萋萋芳草望中迷。無情最是枝頭鳥。不管人愁只管啼。

評云。清淺而古。人不易及。

陳氏

陳氏。仁和人。南康守敏政女。都御史李公昂妻。傳學工詩。爲世所推。

春草

無人種春草。隨意發芳叢。綠遍郊源外。青回遠近中。朝煙粘落絮。和雨襯殘紅。不解王孫去。萋萋對晚風。

評云。後二語。思巧而情苦。讀之令人惻然。

豫章婦

婦家世金陵。嫁豫章商人。獨居。有挑之者。作絕客詩拒之。

失翅青鸞似困鷄。偶隨孤鶴到江西。春風桃李空嗟怨。秋水芙蓉強護持。仙子自居蓬島境。漁郎休想武陵磯。金鈴掛在花枝上。不許流鶯聲亂啼。

評云。詩亦近俗。但結語新麗可喜。

雪濤小書

天都外史冰華生輯
虞山襟霞閣主重校

諧史

陳君佐。維揚人。以醫爲業。能作諧語。洪武時。出入禁中。上甚狎之。常與譚兵中艱難。一日上問曰。朕似前代何君。對曰。似神農。上問所以。對曰。若不似神農。如何嘗得百草。上悟。大笑。蓋軍中曾乏糧。士卒每食草木。上與同甘苦。故云。楚中有顯者。其居室也。常苦嫡庶不睦。卽賓客在堂。往往鬨聲自內徹。外偶一詞客。謁顯者。值其內鬨。顯者欲借端亂其聽。會廳上懸鳩鵲一幅。指謂詞客曰。君善品題。試爲老夫咏此圖可乎。客因題曰。鳩一聲兮鵲一聲。鳩呼風雨鵲呼晴。老天却也難張主。落雨不成晴不成。噫。可謂捷才也已。

嘉靖間。閩中吳小江督學楚中。所拔入膠庠者。多垂髻士。士之已冠者。計窘。乃竊去其頭上巾。亦爲垂髻。應試。吳公見其額上網痕。遂口占一詩。嘲之。曰。昔日峨冠已偉然。今朝牛角且從權。時人不識予心苦。將謂偷閑學少年。一時傳誦。無不絕倒。其後錢塘金省吾先生來督楚學。所拔應試諸生。多弱冠者。蓋少年人。自才妙。非以其年也。余邑一生聞其風。遂割去鬚髻入試。及至發落。凡四等生員。皆應加朴。割鬚者與焉。先生見四等人。多不欲盡朴。乃曰。四等中生員。齒長者姑恕之。其少年不肯努力。各朴如教。規割鬚生。竟得朴。其儕嘲之曰。爾鬚存。當得免朴。奈何割爲冤哉鬚也。割鬚生亦復自咲。

趙大洲爲宰相。氣岸甚高。高中玄張太岳亦相。繼拜相。同在政府。高好雌黃。黃人物。張冷面。少和易。太洲一日謂兩公曰。人言養相體。要緘默。似比中玄。這張口嘴也。拜相。又言相度要冲和。似比太岳。這副面皮也。拜相。豈不有命。此語雖戇。

直而近於戲。然亦有助於義命之說。

四明豐翰林諱坊。號南禺。有口才。里中致仕驛丞某。繪一像。具幣請豐作贊語。南禺題其額曰。才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弊。丞讀之。喜甚。時人莫測所謂。或叩其旨。豐曰。公不諳下文乎。則其爲人也。亦成矣。又寧波縣令遣吏向南禺索藥方。豐乃注方云。大楓子去了仁。無花果多半邊。地骨皮用三粒。史君子加一顆。歸以觀縣令。令覽之。笑曰。豐公嘲爾。吏請其故。令示之曰。以上四語。謂一夥滑吏耳。南禺之巧心類若此。然恃其舌好凌人。時頗嫉之。

司寇王麟泉閩人。初爲余郡守。貳性喜藏垢。裏衣皆經旬不洗換。每與僚屬宴遊。輒從衫袴上捕虱。凡數枚。納口中。余因憶宋朝王荆公性亦爾。一日侍神宗殿上。有一虱周旋其鬚。神宗顧視數四。同列亦皆見。比退。公問同列曰。今者上

數顧不佞何也。同列告之故。公亟捕虱得之。同列曰。幸勿殺。宜有勅語獎之。荆公問勅語。應作何詞。一學士曰。此虱屢遊相鬚。曾經聖覽。論其遭際之奇。何可殺也。求其處置之法。或曰。放焉。荆公大笑。然則蘇老泉謂荆公面垢不洗。衣垢不澣。以爲姦。卽幸而中。然此政。非以爲姦也。

嘉靖間一御史蜀人也。有口才。中貴某欲譏御史。乃縛一鼠蟲。曰。此鼠咬毀余衣服。請御史判罪。御史判曰。此鼠若問答杖徒流太輕。問凌遲絞斬太重。下他腐刑。中貴知其譏己。然亦服其判斷之妙。

太倉王內閣荆石。性端潔。不輕接引。王司寇鳳洲。性坦易。多所容納。其鄉人曹子念。爲之語曰。內閣是常清常淨天尊。司寇是大慈大悲菩薩。人服其確。

一丹青家。以寫真爲業。然其術不工。一日爲其親兄寫一像。自謂逼真。懸之通衢。欲以爲招。鄰人見之。爭相問曰。此伊誰像。未有目爲伊兄者。或一人題于上。

嘲之曰。不會傳真莫作真。寫兄端不似兄形。自家骨肉尙如此。何況區區陌路人。見者無不發笑。

有兩青衿者。致餽其師。一人用死豬頭。一人用銅銀子。二師互相語。其一曰。門生姓游。餽一豬頭。將來煮食。堯舜其猶。其一曰。門生姓陳。餽一封銀。將來交易。堯舜與人。已而復各擬破題一箇。其一曰。二生于二師。爲其不成享也。其一曰。二師於二生言。必稱堯舜也。皆可謂善謔者矣。

世廟時。嚴分宜竊弄國柄。適宮中多怪。符咒驅之不効。有朝士相與聚譚曰。宮中神器之地。何怪敢爾。一人答曰。這怪是大學上有的。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安得不知。

袁中郎諱宏道。與予分宰長吳二邑。中郎操敵懸魚。其于長安貴人。一無所問。餽時阿兄諱宗道。官翰林編修。予嘲中郎曰。他人問餽。以孔方爲家兄。君不問。

餽。乃以家兄爲孔方耳。中郎亦復自笑。

內鄉縣李菱字子田。官翰林檢討。其弟名廕。字襲美。時方爲增廣生員。菱遺書廕曰。爾今年增廣。明年增廣。不知爾增得幾多廣。得幾多廕。亦答菱書曰。爾今年檢討。明年檢討。不知爾檢得幾麼。討得幾麼。一時館中相傳。靡不絕倒。又長沙李相國西涯。生一子。有才能。然頗好遊平康。一日西涯題其座曰。今日花陌。明日柳街。應舉登科。秀才秀才。乃郎見之。亦題阿翁座曰。今日猛雨。明日狂風。燮理陰陽。相公相公。西涯見之。亦爲發笑。此父子兄弟相謔也。

天順間。錦衣閹達。甚得上寵。其時有桂廷珪者。爲達門下客。乃自鑄圖書云。錦衣西席。同時有甘棠者。乃洗馬。江朝宗女壻。爲松陵驛驛丞。亦自鑄圖書云。翰林東床。一時傳笑。以爲確對。

王文成公封伯。戴冕服入朝。有綿塞耳。朝士或笑之曰。先生耳冷乎。答曰。我耳

不冷。先生眼熱。

常熟巖相公訥面麻。新鄭高相公拱屬文。多於腹中起草。世俗笑蘇州鹽豆。河南蹇驢。二相相遇。高謂巖曰。公豆在面上。巖卽應曰。公草在肚裏。

吳中某尙書方沐浴。一客往謁。以浴辭。客不悅。及尙書往謁。前客亦辭以浴。尙書題其壁曰。君謁我。我沐浴。我謁君。君沐浴。我浴。四月八。君浴。六月六。蓋四月入浴佛。六月六浴畜。

新安詹景鳳號中岳。有才名。善作狂語。中鄉試。筮仕由翰林孔目。轉吏部司務。乃自題其居曰。天官翰林之第。鄉人見之。爲往其下曰。天官司務。翰林孔目。詹復添注曰。這樣官兒。是笑勝哭。

有中貴者。奉命差出。至住劄地方。亦謁廟行香。講書當講時。青衿心厭薄之。乃講牽牛而過堂下一節。中貴問曰。牽牛人。姓甚名誰。青衿答曰。就是那下面的。

王見之中貴。嘆曰：好生員。博雅乃爾。

一上舍性癡。頗工諧語。選爲府經歷。一日有客拜。其堂官太守帖寫養生李過庭頓首拜。太守謂經歷曰：這位客我記不得他了。經歷謾應云：這客怕就是那李趨兒。太守大笑。

公治長解禽言。一時孔子聞鳩啼曰：此何云。答曰：他道觚不觚。又聞燕語曰：此何云。答曰：他道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又聞驢叫曰：此何云。曰：此不可知。似講鄉譚耳。（嘲河南人）

李文正西涯請同鄉諸貢士飲。一貢士謂他處有酒。約先辭。文正戲曰：孟子兩句。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此作何解。客謝不知。須臾湯至。文正曰：待湯爾。乃大笑而別。

黃郡一貧生自標講學。其鄉紳曰：此子有志。以一牛贈之。貧生牽回。其兄卽收。

牛耕地。生怒。兄曰。有無相通。何得見怒。生應曰。誰叫你不講學也。討箇牛。又一廩生。亦自標講學。遇分膳銀。其爲首者稍多。取生謂同儕曰。彼多取。爾好說他。同儕曰。公何不自說。答曰。我是講學人。不好說。吁。二事雖微。悉見假道學心事。先正云。願爲真士夫。不願爲假道學。信夫。

國朝新中進士。凡選館者。除留授翰林編檢外。皆補科道。其中行博士。推知皆拔其尤者。行取充科道。京師人爲之語曰。庶吉士要做科道。睡着等中行博士。要做科道。跑着尋。推知。要做科道。跪着討。

余邑太學羅汝鵬。善謔。初遊京師。值早朝時。百官已露立。甬道諸貲。郎尙處廡下。其儕相語曰。百官業已露立。我輩何爲藏此。汝鵬曰。這是子平書上載的。官要露。露則清高。財要藏。藏則豐厚。聞者皆大笑。

余同年進士。梁見龍。馮景貞。沈銘。縝。沈何山。俱浙江人。梁形長善謔。馮中省解。

二沈係兄弟同榜。其形皆短。一日四公相聚。銘縝謂見龍曰。梁年兄這樣長。若分做兩段。便是兩箇進士。梁因答曰。二位年兄這樣短。須是接起。纔算得一箇進士。馮景貞乃謂梁曰。罔談彼短。塵恃已長。梁遂謂馮曰。近來秀才。只讀熟一本千字文。便中了解元。相與大笑。

姑蘇有馮生。諱時範者。夙號名下士。年近耳順。尙未得偶。其子名嘉謨。年少有美才。余甚愛之。至甲午歲。嘉謨夭死。時範始領北畿鄉薦。姑蘇士人作語曰。馮時範死。得却中了馮嘉謨。中得却死了。或以告余。余不覺且悲且笑。

余邑一博士。張宗聖。工談謔。會主簿游姓者。濫受狀詞。擅拷打。有墨聲。張乃著一啞謎。嘲曰。小衙門。大展開。鐵心腸。當堂擺。全憑一撞一撞拷打。纔有些取采。不怕他黑了天。有錢的進來。與你做箇明白。蓋指油舖也。余邑油舖用木爲榨。鐵爲心。引木撞榨油。乃流出。而其門不設枋闔。故以喻游簿云。

余邑魯月洲。入貲爲鴻臚署丞。未有扁。其門者及李恆所亦入貲。爲鴻臚郡守。葉公扁其門曰。鴻臚第。月洲族弟魯九。乃云。恆所旣扁門曰。鴻臚第。我家月洲當扁門曰。鴻臚兄。聞者皆笑其巧。久之李恆所與一富翁聯姻。下聘之日。鼓吹盛作。座客問曰。這是誰家喜事。羅汝鵬答曰。只怕是李鴻臚。貪戀着人豪富。蓋取中郎傳十里紅樓之句。聞者爲解頤云。

蔡中郎傳。中人取冷語甚多。余所解頤。有五六句。王弇州強巖東樓酒。東樓辭以傷風。王云。爹居相位。怎說出傷風。汪仲淹戲蹴踘者云。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劉季然衣短衣。加裙三出。人戲之曰。季然張三簷。織兒在你頭上戴。又有人戲儒生作訟師者云。讀書人。思量要做狀。皆冷語可笑。

黃郡一孝廉。買民田。收其旁瘠者。遺其中腴者。欲令他日賤售耳。乃其民將腴

田他售。孝廉鳴之官。將對簿。其民度不能勝。以口銜穢唾。孝廉面他。孝廉羣起。欲共攻之。時鄉紳汪某解之曰。若等但知孝廉面是面。不知百姓口也是口。諸孝廉皆灰心散去。鄉紳此語。足令強者反己。殊爲可傳。

余邑徐廣文。二溪性狂善謔。有敏才。少時從唐萬陽侍御遊。一日燈下渴睡。萬陽呼之醒。且出聯句。令答句云。眼皮墮地。難觀孔子之書。二溪對云。呵欠連天。要做周公之夢。侍御大笑。一日舟行。值暑月。天氣涼甚。舟人嘆曰。長江無六月。二溪曰。然過了五月。就是七月。舟人大笑。及賓興之次日。將入督學衙門拜謝。門者勒二溪銀一錢。方爲報門。二溪與之銀。俟門者報後。却走不欲入。門者還其所勒之銀。乃入。事雖小。殊足解頤。

楊用修集中。載滇南一督學。好向諸青衿譚性。譚藝。縷縷不休。士人厭聽之。及譚畢。乃問曰。諸生以本道所言如何。內一衿對曰。大宗師是天人。今日所談。都

是天話。聞者大笑。

余鄉有張二者。傭力人也。爲人解絹。赴戶部。舊例解絹者。皆用雜職。及張二皂帽投文。戶部斥之。曰。解官何爲不冠。亟冠來見。否者加撻。張二忙去買紗帽。咲曰。我本無心富貴。柰富貴來逼人爾。聞者皆咲。

國朝有陳全者。金陵人。負俊才。性好煙花。持數千金。皆費於平康市。一日浪遊。誤入禁地。爲中貴所執。將畀巡城。全跪曰。小人是陳全。祈公公見饒。中貴素聞全名。乃曰。聞陳全善取笑。可作一字笑。能令我笑。方纔放你。全曰。屁。中貴曰。此何說。全曰。放也。由公公不放也。由公公中貴笑不自制。因放之。又見妓洗浴。因全至。披紗裙避花陰下。全執之。妓曰。陳先生善爲詞。可就此境作一詞。全遂口占曰。蘭湯浴罷香肌濕。恰被蕭郎巧覷。偏嗔月色明。偷向花陰立。有情的悄東風。把羅裙兒輕揭。起其他詞類此者尙多。及全病革將死。鴛子皆慰。全曰。我家

受公厚恩。待百歲後。儘力塋葬。仍爲立碑。全答曰。好好。這碑就交在身上。蓋世名。鴛子爲龜龜載碑者也。

昔有官蘇州別駕者。過墓道。指石人曰。仲翁。或作詩譏之曰。翁仲如何喚仲翁。只因窗下少夫工。如何做得院林翰。只好蘇州作判通。余邑印公少鶴。亦官別駕。其門人張三。涯于印前。述此語。印聞之。愕然。張乃起謝曰。師勿見嗔。門人說的是蘇州通判。

本朝邢公諱寬。當放榜前一日。夢至御前。上命力士持爪撲之。頭破血流。直至於踵。明日所司呈卷。擬孫曰。恭第一。寬第二。成祖眼眊。將曰。恭二字讀爲一字。乃判曰。本朝只許邢寬。豈宜孫暴。遂以硃筆點寬姓名。硃濃自上透下。遂如夢中流血之象。先是邢寬未第時。其郡守調之曰。邢春元。如不酸醋。蓋譏寬也。寬及第。乃報郡守詩曰。邢寬只是舊邢寬。朝占龍頭夕拜官。寄與黃堂賢太守。如

今却是齧牙酸。一時竟傳其語。

吳中門子多工唱者。于官然長前。多不肯唱。一日吳曲羅節推。同余輩。在分署校閱文卷。適夜將半。曲羅命長洲門子唱曲。其儕彼此互推。皆謂不能曲。羅曰。不唱者。打十板。方打一板。皆爭唱曲。羅笑曰。從來唱曲。要先打板。同座皆笑。宋朝大宋小宋。聯登制科。同仕京都。遇上元令節。小宋盛備燈火筵席。極其侈靡。大宋見而斥之曰。弟忘記前年讀書山寺。寂寞光景乎。小宋笑曰。只爲想着今日。故昔年甘就寂寞。噫。小宋亦人傑也。其言尙如此。然則人不能移于遇。真難哉。

余同年朱進士。號恕銘者。出宰金谿。適督學按郡。將發考案。召郡邑官長。入見。及門有兩儒生。持二卷。強納朱公袖中。公卒然納之。及填案已畢。督學問朱曰。可有佳卷見遺者乎。幸教之。朱無以應。遂出袖中二卷。皆得補弟子員。朱出笑。

謂人曰。看如許事。莫道鑽刺都無用。

余邑朱廣文。號仰山。官漢陽司訓。至八月。寄書候其兄半山。附致曆日一冊。半山連揭數板。直至九月。笑曰。好好。喜得後面還有許多日子。

余邑張斗橋。爲諸生時。記名家舊文一篇入試。遭文宗塗抹。乃訴于學博文蓮山先生。先生引戲詞慰之。曰。昔蘇秦父母誕辰。伯子捧觴稱壽。嘆曰。好佳釀。及季子亦捧觴稱壽。罵曰。酸酒。季子妻。乃從伯姆借酒一觴。復罵曰。酸酒。季子妻曰。這是伯姆家借來的。翁叱之曰。你這不行時的人。過手便酸。斗橋大笑。

汪伯玉以左司馬致政。將歸。謂其鄉人中書潘緯曰。天下有三不朽。太上立德。今已不能作聖。其次立功。又非林下事。其次立言。又懶做文字。此歸將就做些曲子陶情而已。潘答曰。這也是一不朽。汪問之。答曰。其次致曲。汪司馬大笑。嘉興一老布衣。平時自號清客。書門對一聯曰。心中無半點事。眼前有十二孫。

其鄰人嘲之。續其下曰。心中無半點事。兩年不曾完糧。眼前有十二孫。一半未經出痘。見者皆笑。

北人與南人論橄欖與棗孰佳。北人曰。棗味甜。南人曰。橄欖味雖辣。却有回甜。北人曰。待你回得甜來。我先甜了一會。

有不識橄欖者。問人曰。此何名。人笑曰。阿猷。歸託其妻曰。我今食猷味佳甚。妻令覓猷不得。乃呵示其妻曰。猶有猷氣在。

余邑孝廉陳琮。性灑落。曾構別墅一所。地名二里岡。雖云附郭。然邑之北也。前後塚纍纍。錯置不可枚數。或造君顰感曰。目中每見此輩。定不樂。孝廉笑曰。不然。目中日日見此輩。乃使人不敢不樂。

亘史云。此可入世說。何云諧史乎。

西安一廣文。性介善謔。罷官家貧。賴門徒舉火。乃自作謔詞曰。夜半三更睡不

着惱得我心焦燥。跼蹐的響一聲。儘力子駭一跳。原來把一股脊梁筋窮斷了。秦藩中貴聞之。轉聞於王。王喜。召見。賜百金。

余同年進士沈伯含。善作雅語。余嘗與伯含論曰。李于鱗死。其子孫遂絕。所構白雪樓。沒入官爲祠堂。大抵于鱗稱一代才。輒取忌造化如此。伯含曰。造化真是小兒。余問云。何伯含曰。于鱗幾許才也。惹他忌。

黃楊樹。兩年而長。逢閏而索。極難成材。余友羅汝鵬。于齋頭植此樹。指謂客曰。看此物連抱。便當鋸造棺器。待盡。敢久戀人間耶。聞者皆笑。

大理署中有火房者。年少。貌頗秀。入夏而瘡。余友蔣鍾岳問曰。奚而瘡。對曰。小人不宜夏。比入秋。其瘡猶前。鍾岳嘲之曰。爾復不宜秋耶。

理學家文字。往往勦襲語錄。鋪敘成文。乃語人曰。吾文如菽粟布帛。楊升菴笑曰。菽粟則誠菽粟。但恐陳陳相因。紅腐不可食。此足令藏拙者箝口。

宜興縣人時大彬居恆巾服游士夫間性巧能製磁罐極其精工號曰時瓶有與市者一金一顆郡縣亦貴之重其人會當歲考時之子亦與院試然文尙未成。學院陳公笑曰時某入試其父一貫之力也。

語云賊是小人智過君子。余邑水府廟有鐘一口巴陵人泊舟於河欲盜此鐘鑄田器乃協力移置地上用土實其中擊碎擔去居民皆盲然無聞焉。又一賊白晝入人家盜磬一口持出門主人偶自外歸賊問主人曰老爹買磬否主人答曰我家有磬不買賊徑持去至晚覓磬乃知賣磬者卽偷磬者也。又聞一人負釜而行置地上立而溺適賊過其旁乃取所置釜頂於頭上亦立而溺負釜者溺畢覓釜不得賊乃斥其人曰爾自不小心譬如我頂釜在頭上正防竊者爾置釜地上欲不爲人竊者得乎此三事皆賊人臨時出計所謂智過君子者也。

熊敦朴。號陸海。蜀人。辛未進士。選館。改兵部。復左遷。別駕。往辭江陵相公。相公曰。公是我衙門內官。痛癢相關。此後仕途。宜着意。陸海曰。老師恐未見痛。江陵曰。何以知之。陸海曰。王叔和醫訣。說得有通則不痛。痛則不通。江陵大笑。初陸海入館時。館師令其背書。回顧壁上影子。口動鬚搖。哄然大笑。館師曰。何笑。答曰。比見壁間影子。如羊喫草狀。不覺自笑。館師亦笑。

金陵平康有馬妓曰馬湘蘭者。當少年時。甚有聲價。一孝廉往造之。不肯出。遲回十餘年。湘蘭色少減。而前孝廉成進士。仕爲南京御史。馬妓適株連入院聽審。御史見之曰。爾如此面孔。往日乃負虛名。湘蘭曰。惟其有往日之虛名。所以有今日之實禍。御史曰。觀此妓。能作此語。果是名下無虛。遂釋之。

一士夫子孫繁衍。而其儕有苦無子者。乃驕語其人曰。爾沒力量。一箇兒子養不出。看我這多子孫。其人答曰。其子爾力也。其孫非爾力也。聞者皆笑。

羅念菴中狀元後。不覺常有喜色。其夫人問曰。狀元幾年一箇。曰。三年一箇。夫人曰。若如此也。不靠你一箇。何故喜久之。念菴自語人曰。某十年胸中。遣狀元二字不脫。此見念菴不欺人處。而國家科名。卽豪傑不能不羶嗜。亦可見矣。一中貴見侍講學士講畢。出左掖。問曰。今日講何書。學士答曰。今日講的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鷄焉能用牛刀。中貴曰。這是孔聖人惡取笑。

閩人篤於男色者。見一美姬。恣態絕倫。乃嘆曰。可惜是婦人耳。又有與眇姬相處者。寵戀異常。或詰之曰。此少一目。何足戀。其人低回嘆曰。公不知趣。我看了此姬。天下婦人都似多了一隻眼。噫。此皆所謂偏之爲害也。推而廣之。可悟正心之道。

曹公欲贅丁儀。以目眇不果。後悔曰。以儀才。令盡盲。當妻以女。何況祇眇一目。此謂愛而忘其醜。英雄且然。人情之偏。不足怪也。

余鄉葉月潭。鬚髯初白。或告之曰。尊鬚也。有一二莖報信。月潭遂于袖中取鑷。摘之。笑曰。報信者一錢。此語蓋里中尋人招子也。借用之。甚當。

有頑客者。戀酒無休。與衆客同席。飲酣。乃目衆客曰。凡路遠者。只管先回。衆客去盡。止有主人陪飲。其人又云。凡路遠者先回。主人曰。止我在此耳。其人曰。公還要回房裏去。我則就席上假臥耳。

一說客憤打抽豐。凡所遇郡縣官。能以諛詞動之。致其欣悅。一日謁某縣令。輒諛云。公善政。不但百姓感恩。聞境內羣虎。亦皆遠徙。言未畢。有告狀者泣言。昨夜被虎傷人。又損羊畜。縣令目說客曰。公謂虎皆遠徙。非欺我乎。說客答曰。這是過山虎。他討些吃的。也就要去。令大笑。

一箇婦人青衫紅裙。口裏哭着親親。問他哭着甚人。婦答曰。他爺是我爺女婿。我爺是他爺丈人。蓋母哭子也。其文法亦巧矣。

潘安仁云。子親伊姑。我父惟舅。蓋表弟兄也。此文法之祖。

有賣酒者。夜半或持錢來沽酒。叩門不開。曰。但從門縫投進錢來。沽者曰。酒從何出。酒保曰。也從門縫遞出。沽者笑。酒保曰。不取笑。我這酒兒薄薄的。

有青衿者。其身臨考。其妻臨乳。不勝交愁。乃慰妻曰。爾安用愁。我乃應愁耳。妻問故。答曰。爾腹裏有。我腹裏無。

一閩帥寒天夜宴。熾炭燒燭。引滿浮白。酒後耳熱。嘆曰。今年天氣不正。當寒而煖。兵卒在旁。跪稟曰。較似小人們立處。天氣覺正。嘗聞古詩云。一爲居所移。苦樂永相忘。信哉。

澠墅鈔關。關尹于長吳兩縣。分不相臨。然以其欽差也。兩縣見之。必庭參。關尹多不肯受。其後一生。來治關。頗自尊。不少假。比及任滿。猶爾。吳令袁中郎笑曰。蔡崇簡拄了杖。掛了白鬚上。戲場人道他老員外。今回到戲房。取了鬚。還做老

員外腔。余大笑。

武陵一市井少年。善說謊。偶于市中遇一老者。老者說之曰。人道你善謊。可向我說一箇。少年曰。纔聞衆人放乾了東湖。都去拏團魚。小人也。要去拏箇不得。閑說老者信之。徑往東湖。湖水渺然。乃知此言卽謊。

少年在樓下。會樓上一貴人。呼曰。人道爾善騙。騙我下來。少年曰。相公在樓上。斷不敢騙。若在樓下。小人便有計騙將上去。貴人果下曰。何得騙上。少年曰。本爲騙下來。不煩再計。

有廣文者。姓吳。齒落耳缺。又不生鬚。一青衿作詩嘲之曰。先生貴姓吳。無恥之恥。無然而無有爾。則亦無有乎。其詩流入縣官之耳。縣官一日同廣文進見府主。班行望見廣文。不覺失笑。府主意不然。乃於後堂白所以失笑之故。因誦前詩。府主亦復大笑。

多聞疑。多見殆。君子于其所不知。蓋對云。飛在天。見在田。確乎其不可拔。潛此聾者。與缺脣者相嘲。

有輕薄士人。好彈射文字。讀王羲之蘭亭記。則曰。天朗氣清。春言秋景。讀王勃滕閣記。則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多了與共兩字。冥司聞之。遣鬼卒逮去。欲割其舌。力辯乃免。比放歸。行至冥司殿下。口中輒云。如何閻君對聯。這樣不通。日月閻羅殿。風霜業鏡臺。不信這閻羅殿。有日月風霜耶。

客造主人。見其畜有鷄。殊無饗客意。乃指鷄曰。此禽有六德。君聞之否。主人曰。只聞鷄具四德。不聞六德。客曰。君若捨得。我亦喫得。這是二德。豈非六德。

有客過久坐。而主無款。且與客計。將奈何。客曰。適乘驢來。可殺共食之。主曰。歸當何乘。客曰。借地上鷄乘去。

沈青霞重忤嚴分宜。遇害。其子三人。皆逮繫。詔獄遂斃其二。第三子諱襄者。號

小霞在獄中工畫梅。諸中貴求爲畫梅。時有贈遺藉以不死。久之分宜敗。朝議褒青霞忠。遂官小霞。除授臨湘令。後人追論小霞獄中不死。只喫着梅。羅汝鵬笑曰。好到好。只虧他牙齒不酸。云甚佳乃趣

余鄉一老者與一少年青衿。酒中戲謔。少年每嘲其人衰老。老者曰。你毋見嘲。嗚曰。黃梅不落。青梅落。青梅不落。用竿戳。青衿曰。你道着酸子。誰敢動手戳他。蓋楚人目青衿爲酸子也。

一郡從事不諳文理。妄引律斷獄。有僧令其徒磨麵。徒乃持麵與戮走匿他所。僧執而訟之。從事斷曰。這僧該問徒罪。僧曰。罪不至此。從事曰。你不應背夫逃走。聞者皆笑。

宋時有顯者。旣歸田。語所知曰。我們從林下看宦途。知得滋味如此耳。但不知死人往地下。比生時較好否。所知曰。一定好。顯者曰。何以知之。其人答曰。但聞

林下人思量出去。不聞地下人思想轉來。顯者大笑。

武陵鄭沅石。館余邑。前一土井。烹茶爨飯。皆汲之。沅石笑曰。館此一年。腹中泥。可作半堵牆矣。又桃源人好以有齒磁盆盛茶。米用木杵搗之。名曰搗茶。其杵長五尺。半歲而盡。沅石笑曰。桃源人活六十歲。胸中搗茶杵。可搗三間小房子。京師縉紳。喜飲易酒。爲其冲淡故也。中原士夫量大者。喜飲明流。爲其性醜也。余僚文秦湛若。中原人。極有量。嘗問人曰。諸公喜飲易酒。有何佳處。其人答曰。易酒有三佳。欲時不醉。一佳。睡時不纏頭。二佳。明日起來不病醒。三佳。湛若曰。如公言若不醉。不纏頭。不病醒。何不喝兩盞湯兒。其人大笑。

太倉王元美先生。有酒興。無酒量。自製酒最冲淡。號鳳洲酒。丁見白官太倉。取鳳洲酒二罈。餽秦湛若。湛若開罈嘗之。問使者曰。只怕丁爺錯送了。莫不是惠山泉。

有進士形甚短。初登第時。同年笑曰。年兄門下長班。每月可減工食五分。進士曰。與衆同例。何得獨減。答曰。過門巷時。免呼照。上亦損許多氣力。

有嗜古董者。傾家收買。因而食貧。乃拄杖操瓢。行乞于市。或問所拄何杖。操何瓢。欲乞何物。答曰。我拄的阮宣杖。操的許由瓢。要乞幾文九府錢耳。

有悍妻者。頗知書。其夫謀納妾。乃曰。于傳有之。齊人有一妻一妾。妻曰。若爾。則我更納一夫。其夫曰。傳有之乎。妻答曰。河南程氏兩夫。夫大笑。無以難。又一妻悍而狡。夫每言及納妾。輒曰。爾家貧。安所得金買妾耶。若有金。唯命。夫乃從人。稱貸得金。告其妻曰。金在。請納妾。妻遂持其金納袖中。拜曰。我今情愿做小罷。這金便可買我。夫無以難。

有鄉紳者。性慳吝。適遇官長。遣吏致餽。謂家人曰。取去年曆日一冊。賞他。家人曰。去年曆日沒用的。鄉紳曰。我知道。便留在家也沒用。

趣極

羅汝鵬多髯。年及強仕。白者過半。一日赴吊喪家。司喪者偶見之。訝曰。公年尙未。何髯白乃爾。汝鵬曰。這是吊喪的鬚髯。坐客皆笑。會余祖崑岳公九十一歲而卒。汝鵬來吊。乃慰家君曰。奈何。不請小兒醫救療。遂至此耶。家君不覺破涕爲笑。余舉進士時。報捷者索重賞。家君貧無以應。受因此輩。殊覺情慙。汝鵬慰之曰。且耐煩。養壞了兒子。說不得。聞者皆笑。

馮司成髯晚出而早白。人問曰。公髯幾年變白。公撚髯良久。答曰。未記與黑髯周旋。

庚子歲。余差雲貴恤刑。有同年造余曰。兄乃得此遠差耶。余曰。但琉球日本不恤刑耳。假令亦有恤差。我乃爲下得海矣。安能到雲貴。蓋恤差屬刑部爲政。余時官大理故云。

有爲大言者曰。我家洗盆。東邊洗浴。西邊不波。聞者答曰。昨日早見肩竹者。從

門首過。至日晡時。竹梢尚在門外。大言者曰。竹安得爾許長耶。其人答曰。無許長竹。何由籬得這大洗盆。

有僧道醫人同涉。中流遇風。舟楫危甚。舟人叩僧道曰。兩位老師。各祝神祈止風。何如。僧咒曰。念彼觀音力。風浪盡消息。道士咒曰。風伯雨師。各安方位。急急如律令。醫亦復咒曰。荊芥薄荷。金銀花。苦楝子。舟人曰。此何爲者。答曰。我這幾般。都是止風藥。噫。庸醫執療病。往往若此。

吳楚間。謂人死。皆曰。不在。有人乍入京師。謁見顯者。應門答曰。老爺不在。其人曰。此語殊不吉。莫若稱出外了。應門答曰。我老爺不怕死。不怕出外。蓋宋時已有此言矣。

有書生者。性懶。所恨書多耳。讀論語。至顏淵死。便稱賞曰。死得好。死得好。或問之。答曰。他若不死時。做出上顏回。下顏回。累我誦讀。

有懼內者。見怒于妻。將撈其指。夫云。家無撈具。妻命從隣家借用。夫往借時。低聲怨咨。妻喚回。問曰。適口中作何語。夫答曰。我道這刑具也須自家置一副。

余邑張三崖。廣文司訓。支江。一日與同僚飲。看演蘇秦拜相。歸來。阿兄豔羨。忙檢書籍。曰。我也要。去讀書做秀才。三崖屬其僚曰。安頓荷包。僚問云。何。三崖答曰。蘇大進了學。我輩都有一包束修錢。其僚皆笑。

三崖方謁選時。稱貸路費。笑曰。樣樣借人的。如貧漢種田。工本都出富翁。比及秋成。還却工本。只落得掀盤筭。我們借債做官。他日還了債。只落得一副紗帽角帶。聞者皆信其然。

袁中郎在京師。九月卽服重綿。余曰。此太熱。恐流鼻紅。其弟小修曰。不服。又恐流鼻白。

馮司成公。初夏卽服絺綌。余問公何以禦盛暑。公笑曰。盛暑豈宜挂一絲耶。

有官人者。性貪。初上任。謁城隍。見神座兩旁。懸有銀錠。謂左右曰。與我收回。左右曰。此假銀耳。官人曰。我知是假的。但今日新任。要取箇進財吉兆。

有官人性貪。而示人以廉。初任。向神發誓曰。左手要錢。爛了左手。右手要錢。爛了右手。久之。有以百金行賄者。欲受之。而疑前誓。左右爲解曰。請以此金納官人袖中。便爛也。只爛了袖子。官人然其言。輒納之。

有譏性吝者。謂獼猴往訴閻君曰。予面目機發。猶人也。奈何不比于人。閻君白拔去爾毛。可乎。獼猴首肯。及拔一莖。輒呼號不自禁。閻君笑曰。似爾這等。一毛不拔。如何做得人成。

病青衿者。有眼無光。入見官府。輒橫行如蟹狀。官人叱之曰。我看你眼光明明白白。如何作此行。其人答曰。老爹看我明明白白。我看老爹糊糊塗塗。

有癡夫者。其妻與人私。一日撞遇姦夫于室。跳窗逸去。止奪其鞋一隻。用以枕。

頭曰。平明往質于官。妻乘其睡熟。卽以夫所着鞋易之。明日夫起。細視其鞋。乃己鞋也。因謝妻曰。我錯怪了你。昨日跳出窗的。原來就是我。

蜀中有吳坤齋者。善謔。其鄰人構新居落成。吳往賀之。嘆曰。這房屋做得妙。蓋含廟字意也。主人曰。只堪作公家廁房耳。坤齋曰。何至於此。主人曰。不是廁房。爲何公入門。便放屁。坤齋默然。

廣西全州衛幕。有王掾者。善謔。諸武弁相聚。誘掾作謔。而故駁之。每作語。輒曰。這話淡。言其無趣味也。掾知故意駁己。乃曰。今早城門有擔糞者。失足傾潑于地。諸武弁又曰。這也淡。王掾曰。諸君不曾嘗過。那得知淡。衆皆大笑。

全州有青衿。姓唐。行二。其友人遣僮致書於唐。纔及門。輒呼唐二。二心怪之。發書看畢。目堂中石磨曰。爾主人借磨。可肩去。因與回書。其僮竭蹶肩磨回。主人折書看云。尊僕呼我唐二。罰他肩磨二次。主人且笑且罵。你緣何呼他唐二。肩

磨還他。

有說謊者。每遷就其詞。自謂家有一雌鷄。歲生卯千枚。問云。那得許多。其人遞減至八百六百。問者猶不信。乃曰。這箇數。再減不得。寧可加一隻雌鷄。

世人作謔。譏庸醫者甚多。姑記其一二云。有弟兄友愛甚篤。其兄患病。飲庸醫藥。得死。醫弔之。弟號哭曰。何時再得見我家兄。醫曰。這箇不難。昨日藥查安在。但煎喫便相見。又一庸醫。偶遇閻君。遣使召之治病。醫問使者曰。醫家多矣。何獨及我。使曰。閻君臨遣時。分付看醫家門首冤魂少者。卽良醫也。今見君門寂然。故相迎。醫者曰。不然。我昨日纔開店耳。又一庸醫。治一肥漢而死。其家難之。曰。我饒你不告狀。但爲我葬埋。醫人貧甚。率其妻與二子。共擡至中途。力不能舉。乃吟詩曰。自祖相傳歷世醫。妻續云。丈夫爲事連累妻。長子續云。可奈尸肥擡不動。次子續云。這遭只選瘦人醫。

常郡有千戶王姓者。述一謔語。調笑青衿曰。某人父子。皆補生員。及臨歲考。逡巡不敢赴試。子乃謀諸父曰。盍作死乎。死則子應居艱。皆得免考。父然之。比召道士寫靈牌。寫云。明故先考父。乃幡然曰。若先考。則某何敢死。此舊謔也。席間一青衿。遂頓撰一謔。答王千戶云。有總兵者。起家徒步。不諳書。止識得一箇王字。一日點閘千戶文冊。第一名姓王。喚王千戶。第二名姓匡。乃喚曰。上匣床的王千戶。第三姓土。乃喚曰。斫破頭的王千戶。其敏捷亦復爾耳。真可笑也。有作謔。譏性慳者。其語不一而足。姑舉其概。一人性慳。生平不請一客。偶遣家奴。借鄰家棹子。鄰人譏其奴曰。你家借桌。當爲請客用耶。其奴答曰。我家請客。須待明世。主聞之。罵奴曰。你許他明世。還要你做東道。我都不管明世。第二世也。又一人不畜僮僕。止留一丐在家。并爨。摘取蕉葉二片。綴以草繩。蔽乞者下體。或問之曰。爾家亦畜僕乎。其人答曰。此奴自覓飯喫。我只管他穿着。蓋卽以

蕉葉爲穿着也。又一人江行覆舟。抱桅飄蕩。或操小舟。將往拯之。其人以手示操舟者曰。你是三分來拯我。若要多。任我流。其重財輕命如此。又一人已習慳術。猶謂未足。乃從慳師學其術。往見之。但用紙剪魚盛水一瓶。故名曰酒爲學。慳。費禮。偶值慳師外出。惟妻在家。知其來學之意。并所執費儀。乃使一婢。用空盞傳出曰。請茶。實無茶也。又以兩手作一圈曰。請餅。如是而已。學慳者既出。慳師乃歸。其妻悉述其事。以告慳師。作色曰。何乃費此厚款。隨用手作半圈樣曰。只這半邊餅。穀打發他。大都此四語者。一步深一步。蓋若近日時文。求深之意也。

有官人者。以罷軟見勾。妻問勾官之故。答曰。吏部道我罷軟。妻曰。喜得只知你罷軟。若知道不謹。連我這奶奶也勾去。

有妻問官人陽勢。許久不見長大。謬答云。待陞官便長。後陞官數日。妻問何。

不見長大。官人笑曰：我大你也大了。故不覺爾。

吳中祀神。左大士。右梓童君。山東人。專祀碧霞元君。一山東官長。笑吳人曰：你吳中懼內。只看神位。奶奶却在左邊。老爹却在右邊。吳人答曰：這箇還不要緊。看你山東神位。只見奶奶。幾曾見老爹。

吳中好相譏諛。不避貴賤。一鄉官職卑。迎一妓下船。遽問之曰：汝何以稱小娘。年幾却又老了。妓答曰：這也不論老爹。既稱老爹。何以官兒又小。衆皆鼓掌。妓恬不在意。

一琴師于市中鼓琴。市人以爲琵琶月琴之類也。聽者環堵。久而聞琴聲。冲淡皆不懌。以次散去。惟一人不去。琴師曰：爾非知音者乎。其人答曰：這閣琴桌子。是我家的。

有蒙師識字甚少。其徒請問屎字。如何寫。師記憶良久不得。乃漫曰：纔在口邊。

却又忘記了。

有塾師者。素不工文。其東道家索師爲文。致奠親家公。師無以應。檢舊本。有祭親家母文一首。因錄與之。一時吊客皆曰。塾師錯做文字。塾師聞之。罵曰。我文殊不錯。他家錯死了人。久之。東道家又復索文。師無以應。乃騎驢自塾逃歸。東家追之。師計窮。驅驢入道旁窰孔。驢見孔深。不肯入。師連撻之。且罵曰。爾能作文字。聽在窰外。

世有譽人自賢者。或嘲之曰。一人自美其妻。乃不云妻美。每對人曰。我家小姨。天下絕色。與山妻立一處。不復能辨。誰爲大小姨也。然則張羅峰之請祀歐陽公。張江陵爲南陽李文達建坊。意亦若此。

有貴宦者。生子而癡。年七十。或持壽星圖相賀。其子曰。這老者如許長頭。乃猶不巾耶。遂拈筆爲畫網巾其上。貴宦見之。怒甚。鄰翁造焉。慰之曰。公無怒。我今

要箇畫網子的人也不得。

常德一尙書好藏古畫。有子昂袁安臥雪圖。分貽其子。圖極佳。子乃不受。曰：要此死人圖何用。

有婦人者。淫於和尚。夫頗覺之。一日夫以他故。撻其妻。和尚適過其門。進爲勸解。其夫併撻和尚。訴于官。官不受理。但署其狀曰：并州剪子揚州繅。蘇州鞋子雲南刀。和尚不解。問一秀才。秀才曰：打得好。打得好。

一儒生每作惡文字。謁先輩。一先輩評其文曰：昔歐陽公作文。自言多從三上得來。子文絕似歐陽第三上得者。儒生極喜。友人見曰：某公嘲爾。儒生曰：比我歐陽。何得云嘲。荅曰：歐陽公三上。謂枕上。馬上。廁上。第三上。指廁也。儒生方悟。宋時韓學士熙載。每見門生贄卷。惡者令侍姬以艾灸之。近日馮具區亦云。余平日最苦持惡文相謁。求佳評者。每見之。輒攢眉若有所憂。

余郡一貢士。賓興郡守某公。題其匾曰。遴備賓王。一士人見之。嘆曰。郡中自武廟時。有一字王。再傳有二字王。今復有三字王矣。蓋譏貢士匾也。

司徒沅冲。張老師。嘗笑謂余曰。別人架上書。都安置肚子裏。我們肚裏書。都寄閣在架上。蓋謙言懶記書也。然語政好笑。

有健忘者。置扇於樹解袴。就此出糞。仰見樹上扇。輒欣然取之。曰。是何人遺扇於此。因而失脚踐糞。輒忿然怒曰。是誰家病痢的。在此拉糞污我鞋。

有學博者。宰鷄一隻。伴以蘿蔔製饌。邀青衿二十輩。饗之。鷄魂赴冥司。告曰。殺鷄供客。此是常事。但不合一鷄供二十餘客。冥司曰。恐無此理。鷄曰。蘿蔔作證。及拘蘿蔔審問。答曰。鷄你欺心。那日供客。只見我。何曾見你。博士家風類如此。有爲縣丞者。不善語。而好作語。一日其尹病起。對僚佐曰。我攬鏡自照。覺消瘦了。丞曰。堂尊深情厚貌。不見得瘦。尹殊不然。一日尹獲盜若干。語僚佐曰。這盜

害人。乃今就獲。殊可喜。丞曰。好好。惡人自有惡人磨。其轉喉觸諱如此。

一主人請客。客久飲不去。乃作謔曰。有擔賣磁瓶者。路遇虎。以瓶投之。俱盡。止一瓶在手。謂虎曰。你這惡物。起身也。只這一瓶。不起身也。只這一瓶。客亦作謔曰。昔觀音大士誕辰。諸神皆賀。呂純陽後至。大士曰。這人酒色財氣俱全。免相見。純陽數之曰。大士金容滿月。色也。淨瓶在旁。酒也。入寶瓔珞。財也。噓吸成雲。氣也。何獨說貧道。大士怒。用瓶擲之。純陽笑曰。大士莫急性。這一瓶打我不去。還須幾瓶耳。

一人好斂衆金。修神祠社廟。就中尅利自肥。閻君知之。取赴冥司驗實。發入黑暗地獄。不一日。輒攘臂語獄衆曰。那裏欠光明。難久居。我們各捐一金。開箇天窗如何。

有點道士者。騙婦人與淫。脫冠爲質。曰。他日當金贖。其婦信之。遂與淫。越數日。

道士告其夫曰。前寄冠在令閫處。可令見還。夫就婦索之。婦悔爲所賣。乃執冠嘆曰。今後今後。其夫不察。輒曰。你只還渠原物。管他金厚金薄。

陝右人呼竹爲箸。一巡撫係陝人。坐堂時。諭巡捕官曰。與我取一箸竿來。巡官誤聽。以爲猪肝也。因而買之。且自忖曰。旣用肝。豈得不用心。於是以盤盛肝。以紙裹心。置袖中。進見曰。蒙諭猪肝。已有了。巡撫笑曰。你那心在那裏。其人探諸袖中曰。心也在這裏。

有一縣尹陞遷離任。父老羅跪求脫靴留記。官曰。我無遺愛于邦人。不敢當此。父老答曰。舊規嗚呼。此言雖戲。末世人心。大都爾耳。雖然舊規所有。而更無之。則其政。又可知已。

一士人好打抽豐。其所厚友人。巡案某處。逆其必來。陰屬所司。將銀二百兩。造加一母一副。練繩一條。用藥煮之。如鐵。其人至求見。輒怒曰。我巡案衙門。是打抽豐。

的可取扭練來。解回原藉。其人怒甚。無奈比至境上。解官諭曰。這扭練俱是銀造。我老爹厚故人。特爲此掩飾耳目。士人曰。他還薄我。若果相厚。便打箇二百斤銀枷。枷也得。

一人父鼻赤色。或問曰。尊君赤鼻。有之乎。答曰。不敢。水紅色耳。其人讚曰。近時尙淺色。水紅乃更佳。

凡民間畜雄雞者。必割其腎。則雞肥。而冠漸落。或嘲廩膳生員曰。爾好似割雞。有米喫。身子不怕不肥。只怕明日冠小。

雕鳥哺雛。無從得食。搜得一貓。置之巢中。將喫以飼雛。貓乃立噉其雛。次第俱盡。雕不勝怒。貓曰。你莫嗔我。我是你請將來的。

一人問造酒之法於酒家。酒家曰。一斗米。一兩麴。加二斗水相參。和釀七日。便成酒。其人善忘。歸而用水二斗。麴一兩。相參和七日。而嘗之。猶水也。乃往嗜酒。

家。謂不傳與真法。酒家曰。爾第不循我法耳。其人曰。我循爾法。用二斗水。一兩麵。酒家曰。可有米麼。其人俛首思曰。是我忘記下米。噫。并酒之本而忘之。欲求酒。及于不得酒。而反怨教之者之非也。世之學者。忘本逐末。而學不成。何以異于是。

姑蘇一妓女。名張三。工談謔。年踰四十。猶爲人所賞豔。每遇酒筵。得此妓助譚。客皆解頤。不醉不已。有富商者。與一吏目官連姻。吏目將之任。富翁請錢。召張妓侑觴。張妓先至。吏目後至。一見張。輒笑曰。張三老便老也。還是箇小娘。張遂應曰。吏目小便小。也算是箇老爹。人服其敏捷而確。

姑蘇洞庭山一僧。甚有口才。一庠生至其山中。問曰。和尚和尚。禿驢禿字。是如。何寫。僧答曰。禿驢禿字。卽是秀才秀字。掉轉尾兒。聞者服其巧。而且確。

一士人家貧。欲與其友上壽。無從得酒。但持水一瓶。稱觴。時謂友人曰。請以歇。

後語爲壽曰。君子之交淡如。友應聲曰。醉翁之意不在。

一宦家池亭。廣畜水鳥。若仙鶴。淘河青鷗。白鷺。皆備。有來觀者。小大具列。適外夷一人。乍至其地。不識鳥名。指仙鶴。問守者曰。此何鳥。守者誑曰。這是尖嘴老官。次問淘河。誑曰。是尖嘴老官。令郎。又問青鷗。誑曰。是他令孫。問白鷺。誑曰。是他玄孫。問者嘆曰。這老官枉費大。只是子孫一代不如一代。

有惡少值歲畢時。無錢過歲。妻方問計。惡少曰。我自有處。適見篋頭者過其門。喚入梳篋。且曰。爲我剃去眉毛。纔剃一邊。輒大嚷曰。從來篋頭有損人眉。守者乎。欲扭赴官。篋者懼怕。願以三百錢陪情。惡少受而卒歲。妻見眉去一留一。曰。曷若都剃去好看。惡少答曰。你沒算計了。這一邊眉毛。留過元宵節。山水偶漲。將及城。城中人懼。問卜者何時水落。卜者曰。你只問裁縫。他有箇法兒。要落一尺。就落一尺。要落一丈。就落一丈。

一強盜與化緣僧遇。虎于塗盜持弓矢禦虎。虎猶近前。不肯退。僧不得已。持緣簿擲虎前。虎駭而退。虎之子問虎曰。不畏盜。乃畏僧乎。虎曰。盜來我與格鬪。僧問我化緣。我將甚麼打發他。

凡爲銀匠者。無論打造傾瀉。皆挾竊銀之法。或譏之曰。有富翁者。平日拜佛求嗣。偶得一子。甚矜重之。乃持八字問子平先生。先生爲布算曰。奴僕宮。妻子宮。壽命宮都好。只是賊星坐命。富翁曰。這箇容易。送他去學銀匠罷。

有姦僧者。通于尼。生一子。畏人知。投諸罐中。僧乃指其子言曰。你爹在寺裏。娘在庵裏。爾今乃在罐裏。蓋嘲道士也。

有孝廉者。姓張。姦李屠兒之妻。方執手調笑。屠兒適至。鎖閉其門。用竹杖從門枋下擊孝廉脛。孝廉哀求得脫。告屠兒于官。稱往渠家買鹽。被毆。縣官已悉前情。乃署一聯狀尾曰。張孝廉買鹽。自牖執其手。李屠兒喫醋。以杖叩其脛。

余邑李源。莖方伯。面麻。而鬚。曹前陽僉憲。口歪。而牙豹。曹出對與李曰。麻面鬚。鬚如羊肚石。倒裁蒲草。李對曰。豹牙歪嘴。如螺殼。孟斜篋蚌珠。

滇南有趙巧對曰。曾仕楚中。爲郡守。好出對句。一日見坊役用命紙糊燈。遂出句云。命紙糊燈籠。火星照命。思之不得。直到歲暮。老人高捧曆日。叩頭獻上。逐對前句曰。頭巾頂曆日。太歲當頭。可謂確當。

李空同督學江右。有一生偶與同名。當唱名時。公曰。爾安得同我名。出對試之。曰。藺相如。司馬相如。名相如。實不相如。生對曰。魏無忌。長孫無忌。人無忌。我亦無忌。李亦稱善。

有生員。送先生節儀。只用三分銀子。先生出對嘲之。曰。竹筍出牆。一節須高一節。生對曰。梅花遜雪。三分只是三分。

有官人祖出蒙古蒞任。出對與庠生曰。孟孫問孝於我。我一生對曰。賜也何敢。

望回回。可謂切中。

曾有令尹。暱一門子。偶坐堂上。吏與門子相偶語。令怪之。吏漫云。與門子屬表兄弟。敍家常耳。令遂出對云。表弟非表兄表子。吏輒答云。丈人是丈母丈夫。令嘉其善對。笑釋之。無以罪。

巨史云。友人鮑無雄宗弟仲翔。促梓諧史。親爲之校。而每請益也。以所記一二足之於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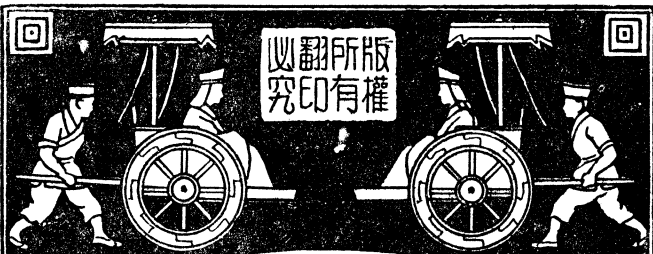
二人爲生計。各討便宜。一人曰。請爲九醞。我出一石。君惟三斗。一人忖之。知爲米與水也。頗有難色。前一人復曰。請勿過思。俟釀成。當以水還我。以米還君。洪仲韋與梅子馬游清涼臺。僧以茶供。子馬曰。賢僧也。仲韋曰。故當於舊寺中求之。子馬曰。何言乎。仲韋曰。王摩詰有言。似舅卽賢甥。聞者絕倒。徽俗儉于食品。以木耳荳粉和成糕。呼曰。假蟹。謝師少連。名精品。酷嗜此味。一

日楊七具酒餞洪仲章。特設此品。且羞驚焉。謝師不爲下筯。楊七笑曰。少連可謂宜假不宜真。謝曰。若要認真。必先着假。衆以爲當。家之談楊七名文王。號小真。舊院角妓。而豪于酒。

祝給諫喜作書。卽村坊酒肆。都懸之。有海陽金生。僞作爲市。祝怒。將繩以法。董玄宰聞之曰。吾爲此懼。客曰。何懼。董曰。懼逸少有知。將置我於地獄耳。祝釋然。廣信人王常有詞名。善書。得一端研。小於掌。而自寶之。問洪仲章曰。此貴鄉產也。能辨爲宋物不。仲章曰。入貴鄉。當以宋版百中經配之。則價當更倍。王曰。得非袖珍乎。仲章曰。不然。指其掌。

雪齋小善諧史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國學珍本文庫

國學珍本文庫
第一集 第十一種
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九日再版

雪濤小書 全一冊

分售：定價大洋二元

著者	江進之
校訂者	續溪章衣萍
印行者	襟霞閣主人
發行者	中央書店
分售處	各大書局

總發行所上海四馬路世界里六號

各省各大書局代理分售

中央書店總店



